周易宗義

周易宗義卷三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大有☲☰乾下離上

蔡清曰火在天上無所不照有如四海九州皆在其照臨之下者所有之大也　陸庸成曰元德統天爲善之長故惟元爲能有大而亨

大有元亨

潘雪松述曰彭山曰太主陽言以其柔得剛而諸陽應也夫莫大乎乾之健莫大乎離之明五以離日當中而行乎天諸陽至大皆其所有也故大有元亨　姚鳳梧

曰於卦象見一人照臨萬國之義於卦體見四海會歸一人之義故名大有元亨者事得其理民得其安治化四達海宇清謐王業永保而無虞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楊誠齋曰同人大有一柔五剛均也柔在下者曰得位曰得中曰應乎乾而爲同人我同乎彼之辭也柔在上者曰尊位曰大中曰上下應而爲大有我有其大之辭也

洪覺山曰柔六五也居尊執柔固衆所歸而又大中是

以應也五何以以曰天位也居天位而得五陽之應則統體皆大矣故名之曰大中大有大者陽也是故小畜以一陰而不得尊位則雖五陽而小之故爻之善在陽大有以一陰而得中尊之位則雖以一陰而大之故陰陽之爻俱善

經繹曰大有衆也得衆而有大也卦於同人同體皆主一柔而之柔也五也匪直得位得尊位矣匪直得中得大中矣上下應之匪直應也羣徃君宗之矣以能奄九有而有大有也

程子曰凡卦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比吉之類有因卦義便爲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之類有以其卦才言者

如大有元亨之類諸卦具元亨利貞則彖皆釋爲大亨恐疑與乾坤同不兼利貞則釋爲元亨盡元之義元大善也元者物之先豈有不善者乎事成而後敗敗非先乃後也得而后有失非得則何失也王弼曰不大通何由大有蓋言大有明健才德在其中矣

司馬君實曰夫柔而不明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二者皆亾亂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决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其衆元亨也　唐凝菴曰惟柔能應天故上下皆應之耳易述曰同人殷應其德故曰乾大有應其時故曰天同人曰文明以健自明而誠者乎大有曰剛健而文明自誠而明者乎　林次崖曰其指居大

有者德字兼德體而言天者理之當然處便是時故曰
當其可之謂時天之所在即時之所在非應天之外又
有時行也姚舜牧曰大抵處有者據見在之時謂可統
攝人羣威行海內而不知所以運量握裁全在德勝故
夫子提其德二字首節雖云德位兼隆畢竟以大中之
德爲主上下應應乎此耳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李獻吉曰遏者止之之義而揚者彰之之名也火在天
上既无所不照物无遯形善惡必露使遽賞罰之則四
海兆民勝罰之邪又能盡爵之邪故聖人不曰罰而曰

遏遏之又遏則罰行不曰賞而曰揚揚之又揚則賞行天命有善而無惡又火在天上故曰順天言非有我者遏之揚之吾何心哉

程敬承曰遏惡止惡也惡未著則遏而絕之使不得作也善雖隱則揚而顯之使樂於爲也天命休美原來有善无惡遏之揚之不過使天下去惡歸善而人各若其命耳非是奉行天命以行天命討之意　王輔嗣曰大有包容之象也故遏惡揚善成物之性順天休命順物之命　易述曰同人明在下而不敢專故止於類而辨大有明在上而由己出故極於遏而揚矣一源曰遏惡

揚善亦惟剛健文明、應天時行者能之、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胡雲峰曰當大有之時、驕奢淫生、人易有害、初陽在下、未與物接、所以未涉乎害也、何咎之有、然以爲匪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咎矣、无交害、大有之初如此、艱則无咎、大有自初至終、皆當如此、林次崖曰書曰居寵思危罔不惟畏艱之道也　方伯雨曰初九在下、雖尚无交、然交從此始矣、无交故无害、則知有交必有害也、故告之以无咎之道、　陸庸成曰大有之世、保終之道、愼于履始、必有克艱之初、而後有天祐之上、故初曰大有初

九上曰大有上九獨本末見大有焉始不垂戒終難考祥聖人之意著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王註健不違中為五所任任重不危致遠不泥故可以往而无咎　象旨二虛足以受九剛足以行故象大車以載有攸往按大車是有天下大才德的象以載是有天下大責任的象以大德而勝大任如大車而物无不載者載依薛敬軒所謂如載於其上之載非謂承載於其下也二大車中虛能容以五所載積之於中不至損敗故利有攸往无咎也　潘雪松紀聞曰蓋軫輪輻之

恐不厚不良者非大車文武常變之用不運不轉者非大才惟大車爲能輕天下之至重邇天下之至遐夷天下之至險大才亦然積中不敗所以有攸往无咎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胡雲峰曰九二宰相任重之事九三諸侯朝享之事皆不言吉皆臣識之當然也亨禮之盛者必如九三有剛正之德乃能當之在小人則有不供包茅不修朝貢者矣安足當此　潘雪松述曰人臣而居高位爲公公者道德全備之稱公則能以所有之盛爲天子之盛蕃育

人民為王之屏翰豐殖貲貨待王之徵輸小人無德而居此往往私其所有不知公以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象又曰害也覩富強而驕盈恃盛大而滋横患斯及之程傳所謂是小人大有則為害又大有為小人之害也害與无交害之害同　陸庸成曰初九無交害小人則有交有交則有害矣

程敬承曰玩本義六五虛中下賢則三之用亨分明以此剛正之德輸之於王所謂嘉謀嘉猷入告爾后是也小人當大有之時徒侈豐亨豫大之說以獻諛云耳故曰弗克弗克則害矣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

潘雪松述曰王註四剛履謙專心奉上諸陽並進治極物豐其盛且多皆五之有也已何有焉有匪其彭之象如是乃可以无咎矣匪其彭自是臣子定分如此非獨遇柔順之君當然亦非爲求免疑忌之故經繹曰臣之作福作威玉食也其必有大之心焉而烏知非其有也四柔抑抑大明不惑有德有善汝才汝賢匪其彭也一歸諸天康國佐王巨勞崇勛匪其彭也一歸諸君非天非君疇與領此於我何有而以自詡唯然又何咎矣抑微明天人之極灼義命之微者不及此曰明辨晢也

吳因之曰君尊臣卑之分盈虛消息之理人人都曉得只是自家才望日隆勳猷日著不覺心滿便把這一段見解迷昧了明辨晳者當局不迷　按明辨二字連加一晳字是形容其明辨之深處四居離之初能明見於初故為辨晳　諸理齋曰三剛正不私其有故持以効之君四處柔不居其有故解使去已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潘雪松述曰六五大有之君離明而晦之以陰虛中而執之以柔心忱下賢而諸陽皆為其孚也誠信所結不

約而自堅有厥孚交如之象柔德居尊疑於无威而五
文明之德下應乾剛厥孚既交德威自著有威如之象
此其所以吉也當大有之時而上无威嚴則玩褻易生
處羣剛之間而獨用柔順則主威不振自古虛已任賢
之君往往以優游不斷致積弱故必威如而後可以言
吉　經繹曰五文明之主不言明言孚言威王不自用
其明也亦以柔不足者開之　按虛已應二是厥孚上
下五陽歸之則五與上下交孚矣王註云不私於物物
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陸庸成曰人臣有交則私
故害大君有交則虛故孚威如是遏惡揚善斷然行之

而不牽於情是德威也威不足以言之故曰如

程敬承曰孚交德交也交不足以言之故亦曰如　方

伯雨曰大有之世君以柔中臣以克艱君有交如臣无

交害始得共亨大有之福不然凶咎至矣

吳因之曰志字正與同人卦同天下之志志字同皆指

本心之發見眞懇處而言原是人人所同具只有埋没

與發見不同而其埋没其發見彼又不得自主惟顧上

之能觸發與否耳　游讓溪曰司馬溫公之論君道也

曰仁曰明曰武厥孚交如仁矣大有之世人情狃於安

肆瀆慢易生故必威如而後占䂓上下玩易則无畏備

也故太之用馮河是也若漢武帝則又武而不足於乎者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他卦至上多不應五以五不可乘也惟大有稱上下應故上亦應五趙汝楳曰九陽也在五之上爲天之象五以下諸爻下應也爲人助之五以上一爻上應也爲天祐之天祐人助宜六五吉无不利斯其所以爲大有歟程敬承曰履信思順尚賢之義六五備矣上九下從六五是六五之道皆其道也至於上之應五則天人交助五陽之有皆其有矣又何往而不利乎又曰大有至上

九極矣有極易盈而能下從六五是其高而不亢滿而不溢聖人特於此發有大不盈之意非獨賢上九也又非以六五爲賢而下從之爲尚賢也或曰此賢字即外比於賢之賢非在下之賢人也亦可

吳因之曰大有之勢皆天所爲獨於此言天祐何也當大有未極天運自宜隆盛不見祐助處今至上九正天運將衰之候了幸格天有道而天以其祐德之心易其必然之運宜衰而不衰宜亂而不亂故獨舉天心以明之

程敬承曰六五剛健文明應天時行至上九而天祐之

惟應天故得天也不然天下未有處其極而不害者也

陸庸成曰大有上九不見致福之由而福集焉其合臣之无咎君道之吉而爲言者乎故大傳以此爲六爻之全德而象詞亦曰大有上吉明事關全卦非止上爻也

唐凝菴曰比以剛中不免後夫之凶此以柔中乃得上九之吉何也坎離之異也坎之上猶是爲險之人離之上終有相麗之義且比乃創業天下猶未盡歸大有自是守成則上下无有不應之時矣　楊誠齋曰八卦乾爲尊六十四卦泰爲盛然乾之上九悔於亢泰之上六吝於亂盛治備福孰若大有者乎

孫質菴曰大有之世六爻皆賢五以威信而治有上以信順而持盈二之倚重三之獻納四輔有而共致其隆初之无害四之匪彭處有而不過其則爻辭皆善豈不猗與盛哉

艮下坤上　謙

坤下震上　豫

陸庸成曰謙爲德之柄而豫爲滅德之階故謙爻極著謙之效而豫爻極著豫之戒然豫由謙來故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謙見於豫之順而豫說言順動者四益有旨哉

謙亨君子有終

潘雪松述曰象言虞翻曰君子爲三艮終萬物有久於其道之象鄭玄曰山體高今在地下其於人道高能下下謙之象也謙者自貶損以下人惟艮之堅固坤之厚順乃能終之故君子之人有終也　又曰謙爲美德由中而得惟君子能焉謙爲令終逾久而通惟君子有焉君子者卑巳下人自安於挹損而并人巳兩忘一　江河之能納歸之下而終无溢亢也讓功讓能自處於不競而并讓名不有一太虛之能含歛之而无終靡盈虧也功愈高心愈下碩膚有几几之安德彌盛禮彌恭既耄猶抑抑之戒君子之有終也　陸庸成曰謙之亨也惟

君子能有其終昧道者觀近知道者考終于其終觀之天下之必亨者未有不歸于謙者矣　程子曰他卦皆有悔凶咎唯謙卦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唯謙則便亨程敬承曰有終分明承上卦有字說來謂有而能謙故終保其有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約說曰艮以一陽而下交天道下濟也艮有光明之象故艮之彖曰其道光明坤在上卑而上行也　傳曰天

之道以其氣下際故能化育萬物其道光明濟當爲際下際謂下交也地之道以其處卑所以其氣上行交于天皆以卑降而亨也章氏曰艮陽在內坤陰在外天道垂光下濟而地氣順之上行陽降陰升品物露生此謙之所以亨也

程敬承曰天之光明能下故也地之上行能後故也大都我能下則人孰上之我能后則人孰先之

汝楳曰天主氣陰陽代謝盛者衰衰者盛天之虧盈也地主形山有時而隤水无有不下地之變流也鬼瞰高明神與正直驕則人叛不伐者不爭人鬼之福害好惡

亦莫不然、陽在上本尊、三位賤、故卑、謙尊而光、艮有光也、卑而不可踰、艮之光明出乎陰之上也、是君子之終也、

按天道四者非有心如是皆自然而然、故皆曰道、鬼神不言道、天地間皆鬼神也、或曰盈謙以分限言耳、非謂消長升沉也

陸庸成曰、謙者君子進德无窮之柄也、如登艮山、企而愈高、如行坤地、循而愈遠、故爲光爲不可踰、乃是愈欲則愈光、愈下則愈不可踰、進而无已、孰限量之、若曰謙爲保守之術、失其旨矣　紫溪曰、謙與盈相反、盈者必

虧必變、不能保其終、君子之終、便如造化成始成終一般、　蘇子瞻曰、不於其終觀之、則爭而得、謙而失者、蓋有之矣、惟相要於究極、然後知謙之必勝也、　洪覺山曰、乾坤以純陰純陽之體、亢悔不可爲終、而謙則有終者、一陽止于坤下、不盡乾坤之用、其用无窮也、故曰六十四卦、惟謙最美、夫子之于彖辭、惟謙最詳、或問謙之爲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尚之、朱子曰、太極中本无物、若事業功勞、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厚齋馮氏曰、一陽五陰之卦、其立象也、一陽在上下者、爲剝復、象陽氣之消長也、在中者、爲師比、象衆之所歸

也至于三四在二體之際當六畫之中故以其自上退處于下為謙自下奮出于上為豫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程敬承曰人惟挾一自多之意則積多成亢積亢成爭而人心因以不平爭不已則攻攻不已則亂而世道亦因以不平君子裒多益寡而稱物以平其施平者平心平氣之謂非如釋氏之平等二本不情也水不波則水平情不畸則情平平情以施則施之各當而天下平矣平字道理最大平也者君子所持以一人心世道者也

洪覺山曰謙以平己之情。故能平物之情。觀裒多益寡。而謙之為中德可知矣。紫溪曰裒是全然損盡益是

只管崇起損得上人之心盡便渾是下人之心便謂之平稱物平施從自己心上平非從物上平也稱有低昂無低昂心稱有輕重無輕重心歸於平焉耳　陸斗南曰多寡皆就一人施而言稱物平施稱以己稱物之宜而平其施也此語極有斟酌殷士望曰君子有終終于平也　王慕蓼曰君子取有餘以益不足以善同人則賢　不肖平矣以位下人則貴賤平矣謙者内止而外順此平施之道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潘雪松述曰荀爽曰初最下爲謙二陰承陽亦爲謙故

曰謙謙二陰上一陽成體故曰君子彭山曰用者用此爻之義以涉大川也涉川不可以爭先爭先則急於進而有患以至謙之道涉川則无所云而可安也六而居下非利涉之才故不言利而言用耳吉以心安言

象曰自牧卑損之至血氣自平內心自寧如牧養者使之不暴而時馴擾之之謂質卿曰卑地道也謙謙卑法地虛懷抑志以自養其性靈自有利用安身之妙也

程敬承曰人之驕心客氣最易發而難御非重自抑損不能降之使馴故須用牧物之法以養之曰卑以自牧養德之地未有不基於至卑者也　蘇子瞻曰謙之道

可用以浼牧也者養之以待用也亦通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潘雪松述曰二柔正位處下體之中其謙也根諸心得之性蘊以不揜暢於聲音發於詞旨爲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爲貞且吉者有爲得貞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乃中正所自得非勉爲之故不覺發之於外耳經繹曰微中心得而誠將能鳴乎夫謙何可以聲音笑貌爲乎　朱子曰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正則吉葢謙而不貞則近於邪佞也上六之鳴却不同處謙之極而有聞

則失謙本意葢謙本不要人知況在人之上而有聞乎此所以志未得　蘇氏曰鳴以言其和於三貞以見其出於誠也中孚鶴鳴子和象曰中心願也與此同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胡仲虎曰乾之三以君子稱坤之三以有終言謙之三兼乾坤之占辭葢所謂勞者即乾之終日乾乾者是也而謙則又坤之含章也薛温其曰居上下之際接兩體焉非勞不可亦乾乾之義也　潘雪松述曰成天下之功非剛明之才不能也六謙德也而三則以九居之故有勞而能謙周公當上下歸服之時明保冲人勤勞王

家整齊百工吐握下士可謂勞謙彭山曰此謂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德之可久者故曰有終

程敬承曰天地鬼神惟其損盈以益虛故玅造化不窮之用如其盈也寧得以盈終耶此可思君子有終之義

孔疏萬民服也什所以勞謙之義以上下羣陰象萬民皆來歸服非服其勞服其勞而能謙也

程敬承曰萬民服人道好謙之公心也非僅僅不敢與爭功能已也若然則君子豈第以功名終者哉服與不服正相反蒙五必征而後服而三則无不服也故謙惟三有終　唐凝菴曰為撝為行師征伐皆有不得終於

謙者矣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王註處三之上而用謙焉則是自上下下之象也承五而用謙順則是上行之道也盡乎奉上下下之道故无不利

胡雲峰曰四多懼之地下乘功臣非利也上近於君非利也今上下皆謙四又柔而得正上而能下此所以无不利也无不利之時人每易以自安況四以柔乘剛无功而在功臣之上危地也愈當撝布其謙以示其不自安之意可也

徐魯齋曰九三勞謙本无見忌之隙其在於四自當如此

潘雪松曰四何以能无不

利撝謙艮止之上而加之以厚坤順之下而居之以柔得謙内外二體之全者四也　唐凝菴曰下濟上行非有二則天下之道中焉止矣下濟者所以抑尊之過而就乎中上行者所以振卑之不及而企乎中中乃謙之則也四當卑而上行之初以陰居陰柔順而得正其曰撝謙於中道豈有違焉

潘雪松述曰初自牧以下人三致恭以存位六四无不利撝謙葢謙德既成謙光彌著自然几几自然抑抑自然休休有容故不違則也則者人之道也平施之準也

楊止菴曰五之重於三者以其勞四之尊於三者以其

位位不勝勞故有自然之則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不富中虛也六五柔中虛體不恃富厚所以能得人心之從彼其在上能謙正於不富見得不富故能用其鄰不富而能用鄰則謙之至也謙而爲人所與何事不可爲者用之以侵伐亦无不利陸氏曰以謙順而侵伐所伐皆驕逆也故曰利用侵伐　唐凝菴曰六五陰柔而當地道之卑必无抗激之弊惟懼其委靡不振耳以侵伐行之適中其則矣又師之爲道无過於行險而順六

五以坤順爲謙則知其侵伐必不得已而行之者爲得不利乎 陸庸成曰五有天下之富而无富天下之心故曰不富言不以天下驕也臣隣皆樂爲之以樂爲不富者以也侵伐以征不服當萬民皆服而有不服者非以力服人也誠出於謙雖侵伐亦不爭之天故无不利也 彭山曰謙冲之主亦不廢討叛之師柔而能剛是謂得中所以无不利程傳征不服也征其文德謙巽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過其則者也王介甫曰得尊位而无應故有征不服之詞所必有之事不得已而用之 楊止菴曰以師伐國乃謙葢亦所以成謙也蔡言曰非求勝也使彼能正即已矣故曰征征者往正其罪王者有征无戰故曰征不服所謂征謙德不服者豈求勝哉張氏曰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

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觀此乃知謙五利用侵伐之義舜之格有苗文王之降崇皆用謙德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謙極有聞是鳴謙也謙而有聞人所樂與雖用之行師亦无不利征邑國還是與之之詞語意謂雖是才力不足亦可以征邑國而利也蓋觀五爻詞不富以其鄰則聖人論謙原未嘗以才力言志未得是惜詞非短詞也蘇子瞻曰其爲鳴一也六二自得於心而上六志未得也以其所居非安於謙者也貌謙而實不至則所服者

寡矣故雖有邑國而猶叛之夫實雖不足而名在於謙則叛者不利叛者不利則征者利矣　胡雲峰曰初曰用涉大川吉五曰利用侵伐上曰利用行師歷言夫謙之功用非特可以處常用之亦可以濟變非特可以致萬民之服用之亦可以征不服

楊止菴曰凡天下之交爭不平惟多者多寡者寡不得其稱所以有爭爭必征伐而後已也能以寡者裒多者益之則衆物无有彼多此寡之疑而各得其稱則各得其平舉衆皆平而无有於爭亦无有于侵伐舉世皆所謂順理樂天者天下皆謙矣　先儒曰卦之盛治備福

莫若大有而順理樂天莫若謙謙尤患於大有

總論蘇紫溪曰謙之一卦下三爻則皆吉而无凶上三爻則皆利而无害為君利也為臣亦利也處常吉也即處變而涉川亦吉也无事利也即有事而侵伐亦利也此豈有他哉吉凶利害生乎人情者也人之情位高則相傾才高則相忌功高則相軋而淺衷狹量之人位高則易陵才高則易忽功高則易恣以易陵易忽易恣之心而應以相傾相忌相軋之迹何怪乎吉凶利害日相尋於无窮也古之君子視王公卿相若布衣然視智名勇功若愚鈍然人有所疑於我而我无所加於人故潛

消其相傾相忌相軋之意、於粥粥吶吶之中、虞書嘆謨推轂不矜、豳風致頌、式歌赤舄、至於征苗振旅、而謙受益一言、尤諄諄焉、噫、聖人之意見矣、　又曰謙與豫之交、其理欲之幾、損益之介乎、謙冲挹損、德之基也。驕奢淫佚。德之廢也。韋布猶然、況侯王君公哉、故鳴謙則吉。撝謙則利。鳴豫則凶。盱豫則悔。聖人之戒嚴矣、

豫 ☳☷ 坤下震上

質卿曰人心得意而欣、乍合而喜、宴樂而歡娛、皆一人之私情、不名為豫、豫卦坤震相合、雷出地上、陽氣和暢、衆心皆豫、故以豫名卦、汝吉曰彖通全體、以所樂樂人、公

物之道也无不利矣爻止一節以所樂樂身私己之欲也故凶悔吝且疾焉吉一而已可懼也夫

豫利建侯行師

章氏曰豫坤順震動順在動之先也惟震動於坤之上故利建侯以主萬民惟坤順於震之下故利行師以動大衆斯二者非人心之豫順和樂不能也

按坤下震上為豫地以静鎮建侯也雷以威動行師也約說曰屯有震无坤則言建侯而不言行師謙有坤无震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豫合震坤成體故兼言之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

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程傳曰剛應謂四為羣陰所應剛得衆應也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順以動豫震動而坤順為動而順理順理而動又為動而衆順所以豫也

吳因之曰說了豫順以動就該貼上建侯行師聖人因見得順動道理大不獨感動人心便有感動天地意思在故言天地如之建侯行師在人事固為大者然以天地觀之又其小者矣順動動字不但動之禮樂刑政即獨知萌動皆是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已先有順底根原

了。所以能合三才而一之。上下文順動皆然、經繹曰天地萬物一體也、同人渾然與人同體也、故不見有人而大大有公其身於天地萬物也、故不見有我而謙、唯然則心和氣和形和而豫、豫和樂也、樂則天、天則神、故天地如之、此體信達順之道、陸庸成曰天地如之不是指三光六符之效只是與天地合其德天地亦如我而不違耳

汝吉曰夫順動、天地之道也、以運日月而行四時、温涼燠寒之節應焉、萬物太和矣聖人之順動亦天地之順動也以同民心而出治道、省刑愼罰之政成焉、萬民太

和矣日月過而四時乖刑罰繁而民風衰將能豫乎故豫順之道大也 楊止菴曰諸儒曰震在地上後天圖位此居日月行度所始震爲春爲四時所始故以順動象豫曰日月四時惟日月不過故四時不忒若日月之行度過即四時忒矣順動故不過不過故不忒取象甚明 項氏玩辭曰豫隨姤旅若淺事而有深意曰時義大矣哉欲人之思之也坎之險難睽之乖異蹇之跋涉皆非美事有時或用之故曰時之大矣哉欲人之別之也頤大過解革皆大事大變故曰時大矣哉欲人之謹之也 朱子曰豫之時義言豫之時底道理須合天地

聖人說方是大不可分講　蘇子瞻曰卦未有非時者也時未有无義亦未有无用者也苟當其時有義有用焉往而不為大故曰時義又曰時用又直曰時者皆適遇其及之而巳從而為之說則過矣如必求其說則凡不言此者皆當求所以不言之故无乃不勝異說而厭棄之歟且非獨此見天地之情者四利見大人者五其餘同者不可勝數也又可盡以為異於它卦而曲為之說歟

陸庸成曰人知豫之時而不知豫之時義故嘆其大大其義也使人於豫之時思其義則天地聖人之順動只

此義而已豈不大哉因是推之凡彖傳之稱大有三體或止嘆時如大過之時大矣哉之例是也或嘆時幷用如險之時用大矣哉之例是也夫卦各有時時各有用亦各有義止言時者因所值之時或逢治世或遇亂時出處存亡此道豈小用者因時之用也經權常變全在斡旋斟酌推移作用甚廣義者蘊于時之中可思而得不可指而示也已然而有未必然未然而有必然得意豈常住之鄉失意豈終墮之地恢弘玅理非可浪猜故用廣而顯也義深而微也所見之卦則餘可推矣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

考

潘雪松述曰趙汝棋曰雷陽氣漸萌地中順時而動則出地奮震也冬令雖謝春陽未融及二月震雷聲發則寒沍渙釋品物无不和暢故爲豫程傳先王觀雷出地奮和暢發於聲之象作聲樂以宣崇盛德其殷盛至于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禮有殷奠殷薦樂亦以殷薦爲極盛又曰雷出地奮蓋天地自然之氣所以發萬物之生意者在是和之至也先王作樂一則象其出地之聲一則取其和豫之義記曰樂行而德尊樂以和心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欲消躁釋而德登于熙則

夫豫德之和也豫而怠德之隊也作樂以振德使天機動盪鼓舞而不倦所謂崇德也而後可以薦上帝歆祖考　洪覺山曰先王作樂朝聘祭祀各有所用然至於祭上帝配祖考備物盡文則其樂之猶盛者如大司樂圜丘之奏樂極九變是也故曰殷薦郊祀后稷以配天配以祖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以考也　經繹曰雷天氣出地奮而豫故聖人作樂以應天神人和焉澤地形下天下而履故聖人制禮以配地上下辨矣出奮者性故樂由中出以彌性上下者形故禮自外作以制形樂由陽來雷地天地之交也故調和諧合而樂

典禮自陰作天澤天地之判也故高下散殊而禮制履本於素素禮之質也故著誠去僞爲其經豫止于介介生之靜也故窮本知變爲其情樂至无怨禮至不爭則刑罰清民志定而天下化成故易禮樂之大宗也然禮其體已故履先豫後噫不達於性命而欲以制禮樂者末已　吳因之曰聖人制禮何常法天澤作樂何嘗法雷震但以其相似故云聖人從不曾有一件要比擬天地所以无一件不相似　陸庸成曰夫建侯行師刑清民服作樂崇薦只是一和和由順生不順動而求豫舉念便礙矣姚承菴曰崇德薦配中總是感格天地祖考

之心以和洽四方億兆之心、所以爲豫、
蔡子木曰豫之世、君多以柔廢事、大臣多以勢自專、士多以慕富貴、變生平所守、故五之貞疾以戒人君之廢
四之勿疑朋盍簪、以戒大臣之專、初之鳴豫、二之介石
三之盱豫、上之冥豫、以戒士之慕富貴者、苟君能惕厲
大臣能用賢、士能守節行、何豫不可久乎、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潘雪松述曰象旨初陰柔居豫初失位不正志安于豫
又有震由豫權臣之應震爲善鳴而初和之故爲鳴豫
之象益不勝其有矣其凶以盈滿也初非窮地故以志

衰之或曰初纔得志便滿極非可久者故凶也　洪覺山曰豫卦以震四爲主故六爻之吉凶取四也初六在下本无大失然以其應四也以小人之才憑籍寵貴意得志極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其凶宜矣噫豫與謙對豫之初卽謙之上也善必積而後鳴惡不待積而已不可制于其初人心之動可不愼乎

吳因之曰六爻言不溺于豫便是順動的道理要看得一貫所謂溺於豫不必十分沉溺只略有些念頭制不盡似有似无就落荆棘路數了邵子云寶鏡造形難隱髮鸞刀迎刃豈容絲絲髮猶存卽此是溺人鬼關頭也

只爭得這些子故介石便是誠意便是謹獨

六二介於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潘雪松述曰六二以陰居陰居中得正當豫之時初與四比惟二以中正自守无所附麗有介於石之象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已之先見立起而圖之有不終日之象夫豫之溺人非汩沒而不知也以不能定之於始耳平居之豫其介于石臨事之豫不俟終日是謂得正而吉　洪覺山曰介有中義有貞義有幾義中正靜固明動幾先以不流于上下之交靜極而陽生也

程敬承曰凡物兩間爲介介所以分也二介於初三之

間故謂之介憂悔吝者正在乎此惟二以坤順之中正而審其介理欲之辨判焉如石之不可轉是至定之精神所以能先事而覺也夫天下憂樂相倚安危相伏其幾最微覺之稍遲則凶害及焉二見之速不待終竟一日如所謂善不善必先知者是處豫之正道吉道也孔疏知幾事之初始明禍福之所生去惡修善守正得吉也　楊止菴曰三畫之卦初日早二日中三日終故三爻爲終日與乾九三終日同二在下體中不待至三終日而悔象不終日

孔疏六二居中守正順不苟從豫不違中故不須待其

一日終守貞吉也汪咸池曰緣他處利害之外所以能燭利害之中　吳因之曰六二介石之守要說得細本是在個中却不着一念不染一絲空空洞洞靜亦定動亦定這便是聖人主靜立極地位了

曰不終日亦不是靜中另生出一番靈明葢人心之初本自虛靈本自覺慧只爲紛紛擾擾沉溺太重把本來的面目都障蔽了所以不能先覺所以不能識凡事之幾微唯安靜而堅確无分毫障蔽依然本來面目如鏡未蒙塵水未着垢可燭鬚眉可分姸媸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是也要之不終日即是知幾不曰知幾而

必曰不終日。此是形容介石之妙。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盱張目而望也朱子曰此如人趨附勢以得富貴而自以爲樂者也小人附勢只是仰面看人故曰盱四非正應求豫而辱是以有悔也六三雖柔其位則陽猶有能悔意然而悔貴速也悔之遲則必有悔矣陰體遲疑不能早决故又曰遲有悔此以知見幾在於素定而悔過在震也聖人望人遷善之心緊要在一遲字本義速悔字乃悔悟之悔與爻不同　胡雲峰曰盱豫與介石相反遲與不終日相反中正與不中正故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潘雪松述曰王註處豫之時居動之始獨體陽爻衆陰所從莫不由之以得其豫故曰猶豫大有得也夫不信於物物亦疑焉故勿疑則朋盍簪虞翻曰由自從也震體乘下順而動動而衆順故大有得盍合也坤爲盍盍聚會也坤以衆順故朋盍簪象吉大有得者一剛之得五柔朋盍簪者五柔之合一剛五陰朋聚我以一陽貫之於中如括髮橫簪而有朋盍簪之象汝吉曰以其豫豫天下以其由豫者公天下而不疑也朋其來乎如簪

斯合也疑則間間則阻而否塞隨之豈有豫哉陰雖衆附非我族類故以勿疑開之　又曰爻本豫主而乘應皆邪二獨貞貞者難致邪者易昵昵者聚而難致者望而不至夫惟開誠布公者不以樂己而附不以守貞而違權在己應在人而無己私之與焉則吾朋其有不同者乎

志大行者剛應而無他爻以分其權也以其樂與人同存心於天下之所為也金汝白曰五之貞疾四實為之於四取其志大行也於五傷其乘剛可以定功罪矣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

也

傳曰人君致危亾之道非一而豫爲多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見其強迫者四本无失故於四言大臣任事之義於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去已之義各據爻以取義也蒙亦以陰居尊童蒙而資之於人宜也耽豫而失之於人危亾之道也故蒙相應則倚任者也豫相逼則失權者也又上下之心專歸於四也　或云六五陰柔當豫之時上下耽於逸樂以天下之事天下之才盡付九四大臣而漠不省此貞疾之証也然四雖剛強猶在下也五雖陰柔猶在上也君臣之名位未亾

此恒不死之證也　楊止菴曰恒卽恒卦之恒五陽位居尊在上體之中衆柔順五陽位爲恒故雖爲陽剛所逼猶存五位未亾也得中未必其有中德乃五中處尊是也　一說恒猶言恒心人一身皆死心不死則不死六五疾隣死而中未亾是猶以一脉君道維其存而不死者也故曰恒不死　蘇子瞻曰卦有三豫二貞二與五皆貞者也貞者不志於利故皆不得以豫名之其貞同其所以爲貞者異故二得吉五以得疾也三豫者皆內喪其守而外求豫者也故小者悔吝大者凶六五之貞雖以爲疾而其中之所守者未亾則恒至於不死君

于是以知貞之可恃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潘雪松述曰象旨上以陰柔居豫極迷而忘返五柔同豫如結成之象然極則必變且震動之終不容不改故冥豫雖成又爲有渝之象理齋曰冥者陰柔渝者動體也渝以補過震无咎也何可長者自其不渝言之也

程敬承曰豫彖意重順爻則重震蓋坤柔而震動也震體乘下順而動動而衆順四所以大有得𠀤疾矣而恒不死此心猶有動機也上冥矣而成有渝動極故能補過也　胡仲虎曰卦辭只一豫字而爻之言豫者不同

初六上六逸豫也六二幾先之豫也六三之遲猶豫也九四和豫也六五之疾弗豫也卦辭主九四曰剛應而志行是以德言至於爻辭則九四以勢位言六三以其有勢位之可慕故上視之以爲豫初六以其勢位可以爲強援故應之以爲豫且不勝其豫而以自鳴

紀聞曰初鳴豫卽斷之以凶甚於初者所以遏其惡上冥豫則開之以无咎恕於終者所以啟其善莫贍也與升上六之冥同一陽上於坤之下故謙之三有不伐之美一陽動於坤之上故豫之四有近逼之嫌比五剛君故比者吉而後者凶豫四強臣故宗者吝而介者吉鳴

謙則吉鳴豫則凶謙可鳴豫不可鳴也　又曰易者言變易也渝安貞官有渝成有渝无弗得善益善用易也成有渝所謂彼將惡而美終以晩蓋者也成有渝變之於其終官有渝變之於其始上之渝可以介於石矣初之渝可以繫丈夫矣

程敬承總論曰世道不可不豫。人心不可有豫。世道之豫和豫也。人心之豫逸豫也。九四由豫。非以天下之豫為豫者乎。故豫卦以四一陽為主。初之鳴。以應四也。三之盱。以比四也。五之疾。以乘四也。獨六二與四无係。故能定理欲之介。而豫識禍福之幾。至上六則冥而成矣。

成猶可渝以震體能動而渝也聖人於三之悔則欲其速於上之渝則幸其改所以出人於人心之危者何如矣

隨䷐震下兌上　蠱䷑巽下艮上

陸庸成曰剛來而下柔此動彼悅故爲隨剛上而柔下下巽上止故爲蠱隨備元亨利貞四德而貞爲要故曰大亨貞又亦首貞吉焉蠱止云元亨利而不言貞且又又云不可貞而貞字不更見焉何耶隨无故也無故而動悅則必言貞以防之蠱則飭也當飭而巽止則聖人最欲激之使幹不復言貞以阻之

吳因之曰此卦以初九九五兩爻爲主初二三隨朋友四臣隨君五君隨臣上泛言五倫之相隨隨人之道正與孚盡之矣其始也當擇而後隨不可不正其旣也當以心相隨不可不孚觀初二三見從正之義觀四五上見孚誠之義

隨元亨利貞无咎

按卦變剛來下柔卦德此動彼說皆是物來隨已者本義巳能隨物二句只是一項言巳能致物之隨而物自隨我也旣爲人所隨可以大亨而非貞固易有咎也況動而悅易失於不正其何能无咎不正則隨中有事而

蠱患生矣

潘雪松述曰隨以隨動陰悅為義荀爽曰震陽動而兌陰說故大通動爻得正故利貞陽降陰升嫌於有咎動而得正故无咎孔疏无咎者有此四德乃无咎以苟相從涉於朋黨故必須四德乃无咎也孔疏凡卦有四德者或其卦當時之義即有四德如乾坤屯臨无妄此五卦之時即能四德備具其隨卦以惡相隨則不可也有此四德乃无咎无此四德則有咎也與前五卦其義稍別其革卦已日乃孚有四德若不已日乃孚則无四德與乾坤屯臨无妄隨其義又別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隨時之義大矣哉

按剛來下柔重下柔二字象旨剛柔震剛而兌說也陽上陰下者體也今震陽下於兌柔若自上而來故稱來内辭也王逢曰上能下下下之所以隨上貴能下賤之所以隨貴隨之義剛下柔也震陽動而兌陰說是在我足以致人之隨而物自隨之也隨之所由名也悅字要重不悅決不肯隨

潘雪松述曰道本惡隨隨必詭正卦以隨名通人情達世變不主故常易於溺情徇俗以適其私易於有咎此隨之所以難也故必元亨利貞乃得无咎而天下隨時

吳因之曰隨元亨攄其所隨處行无不通此已是貞已

是无咎了、若不貞則朋從爾思、隨而不廣、利盡則踈、勢去則散、隨而不久、隨之以力、不隨之以心、且不成箇隨、又安得元亨、彖傳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惟貞然後爲天下所隨、可見隨以貞而成、不貞便不成隨了、貞者。隨之時義也。隨一正、而天下皆從、其時義、豈不大矣哉、嘆其大。明不可不貞也。　程傳曰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爲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也、故贊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劉伯子曰夫无我而後能无係、无係而後能隨、係己私、隨天德也、隨之三陰皆係以爲隨者也、學不能无我而妄意於隨、

其能出於係者吾見亦罕矣隆山李氏曰咸隨二卦皆男下女者也咸少男少女陰陽之氣相等而相應故謂之咸隨長男少女陽壯可以制陰而陰自隨之故謂之隨君子體陽剛之德以立斯世要當使我能轉物而物自隨我不可使物得以轉我而我反隨物也或曰夫子以隨時二字釋大亨貞最玅亨者隨時變通貞者時之所在卽理所在也洪覺山曰隨可時不可係非大亨貞何以免於係卦言貞而又言无咎者隨之時易咎也程敬承曰不曰隨之而曰隨時似覺於隨時之義有着落但本義不愜姑存之以備參考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丘建安曰雷陽聲也發聲於春夏其動也收聲於秋冬其靜也澤中有雷其秋冬之時乎君子體天行事故動與雷俱出而靜與雷俱入如雷出地奮豫以之作樂崇德雷在天上大壯以之非禮弗履天下雷行无妄以之對時育物皆法雷之動也如雷在地中復以之閉關息旅澤中有雷隨以之嚮晦宴息皆法雷之靜也或曰周公坐以待旦孔子終夜不寢果嚮晦入宴息之義乎曰此言君子隨時之義彼則聖人救時拯世之心也　洪覺山曰澤隨雷動而云澤中有雷隨何也陽氣潛伏所

以養其動也、是故君子法之以嚮晦入宴息、道固不必求之深遠、順其時而宴息焉、道在是矣、是故向靜坐而澄雰也、向下位而獨善也、向亂邦而不居也、向時詘而舉之不敢羸也、皆宴息之類也、　陸庸成曰兌、正秋也、雷収其聲之時也、雷入于澤爲隨、入于地爲復、嚮晦以當一日之運、故君子法之以宴息養一日之陽、待一日之用也、冬至以當一歲之運、故先王法之以居靜、養一歲之陽、待一歲之用也、一身之夜氣培于息、天地之元氣培于閉、　周宴曰爻取隨時而動、大象取隨時而息、動息不違乎時、此隨時之義、所以爲大、

程敬承曰嚮晦宴息息乃所以養也。澄其心於何思何慮。調其氣於勿助勿忘。此止體也。即生機也。勿謂宴息之精神、與自強不息有二也。又曰雷取震之動澤取兌之說、君子體澤雷之象、歸休於寧定之境。恬養於閒適之天。而於其中潛蓄惕厲進修之意。是靜以藏動。而動伏於靜。怡然惺然正合卦象之義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初爲隨之主故稱官、非以偏主當官、偏主意已藏在內、有主之心、非廓然无主之心矣故曰渝、然惟主於從正

不主於從邪、則雖有主而不失爲所主之公、雖渝何害、故曰貞吉、所隨得正則吉也、程傳曰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 陸庸成曰人心本廓然、何宇宙之人不歸胞與、而隨則心失其官矣、心失其官、不獨初也、凡有隨者、皆有渝而初其始也、聖人曰當隨之時、不能无隨矣、亦顧隨時之義何如耳、能不入于情利之私、雖隨亦貞也、貞則惟賢惟德以爲羣、則一出門皆有功之交、何失之有、

程敬承曰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亦曰出門、其初剛

得正均也初前二陰偶門均也惟初剛得正故心无所係而能出門以交交於上而孚以道交於下而孚以嘉交於丈夫而孚以貞交於神明而孚以至誠孚是也凡比昵而交者多失正出門交有功何失之有雖有渝亦不害矣　吳因之曰同人卦惟君子貞然後爲同人于野此爻惟出門然後爲貞貞之量原廣濶若有所私昵隘而不廣只此私心便是不正故必出門而交然後爲貞然後得吉可以有功夫所謂私者不必溺於親愛然後爲私如有勝心客氣而不能相下亦私也泥先入之見而不能洒然一空以察人之善亦私也因微瑕而棄

白璧亦私也忽芻蕘之善而不採亦私也友善未充其量而遽自足亦私也或以近故畧之或以遠故遺之亦私也此類皆非出門交之義　又曰官有渝三字正是聖人慎重之詞言隨非小可連心體都變換一番過了如之何而可妄隨乎故必貞云云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傳曰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近柔不能固守故爲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唐凝菴曰二五正應二不應五而隨初此亦初之所稱渝也以近而隨故隨初而至於係係則有所專屬自然不能兼與矣焉得不失丈夫

乎弗能兼與爲昵小失大者戒也楊氏曰以剛隨人者謂之隨以柔隨人者謂之係剛有以自立而柔不足以自立也

吳氏之曰六二爻詞雖不係其凶咎然爻中特用小子丈夫四字正以見從違之失宜也要把這四字看得重吳一源曰邪正弗能兼與狥邪斯失正也二之中正非倍正者也柔或昵近故嚴其戒使知擇之不早從之不專即欲從正而不可得也　洪覺山曰兼與者大人之事也然則二之德其不可爲中正乎曰以隨之時而乘震陽之動故或失之王伯厚曰里克之中立鄧析之兩

可終於邪而已故隨之六二曰弗兼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潘雪松述曰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迫於四故係於四也大抵陰柔不能自立常親係於上者上係於四故下失於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上隨則善也彭山曰四陽當任而三從之以柔隨剛以昏隨明隨有求得凡有所求皆得也然四非正應又有所係而已非正大之情故不言吉而戒以居貞居者弗隨之義也洪覺山曰

謂之利居貞何也三之不中有係心焉其從則是其係則小其得則是其求則非求之不已而患得患失之心生焉是功名富貴之心累之也得者得於四也　胡雲峰曰事有得必有失失於此必有得於彼六二失丈夫失其所不可失也故不言得六三失小子而言有求得失其所當失也失乃所以爲得也　吳因之曰三之質地亦无以過於二幸其地位偶近四而遠初故因爲從違實非眞見四之爲君子而當親初之爲小人而當遠也似此相隨恐不免資其勢而利其有故有居貞之戒若自己陽剛其取其舍灼然不眩便斷不爲邪媚聖人

何必防範他弗兼與是邪正不兩立志舍下是遠近不兩立 又曰四陽當權用事而已隨之豈不隨有求得乎但我既得依附正人須在世味塵埃之外超然有一段意氣相期名節相許道德相尚功業相讓的景象方始無負這一番機會而吾亦不為正士之所羞賢人君子之所誚若以隨有求得之故而遂妄有所求徒藉以供一身之欲成一己之貪則雖得附于有道之門墻竟亦何益且賢人君子之相與豈宜有此等俗氣此等惡態以垂斯文之玷斷斷乎清修之節不可不勵而邪媚之干不可不重戒乎

質卿曰民爲同胞物爲吾與卽小子亦當有包涵成就之義乃可若志在舍下便非一體之道卽小子何賴焉其原在係心一有所係便偏着如何得不舍下

楊止菴曰先儒謂剛能自立爲隨而柔不能自立爲係遂以爲係不可有抑知柔係剛以自立在柔宜然惟以柔係柔則過於委靡故柔係剛可有也以柔而係係柔不可有也爻詞所謂係則柔係剛者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潘雪松述曰彭山曰九四以陽剛當有爲之任得陰之從有獲之象隨以陰從陽爲正故陽剛在四亦得爲貞但位不中又在說體隨而說之以爲已獲疑於逼矣四

多凶近也況有植黨自私之嫌哉故貞凶賀卿曰斯地也斯時也惟有孚可以感人惟在道可以持己孚以感人則覬覦之心息道以持己則朋比之念消此非苟且以遷就事機者所能以其明也如此則隨者不厭其多獲者不傷其正夫何咎也非明難矣哉　郭白雲曰六三隨有求得隨人而有得也九四隨有獲以得人之隨爲獲也　潘雪松述曰陽剛中實有孚也以陽居陰剛柔不偏在道也有孚在道乃爲臣者家常茶飯此處只不改其常耳處危疑之地惟有孚故能在道大有胆其彭可謂在道矣須從有孚上來此惟剛明之人知進退

存亡而不失其正故能如此故曰以明何咎　吳因之
曰大抵人臣處功名之際多不克終只坐一昏字蓋權
勢迷人自不得不昏也若於此處卓有定見不爲目前
權勢遮蔽君豈至于殺其臣臣豈至于殺其身故爻象
聖人特提出明字爲處盛之著鑑云
程傳曰爲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于君
若人心從己危疑之道也故凶袁梅巖曰其義凶者有
凶之理而未必凶也處得其道如下所云則无咎矣
游讓溪曰隨之九四居寵思危大有九四處滿思謙其
明同矣故能開誠履道而不至於凶咎也由豫者致豫

於民由順者致養於下義與感滿不同聖人猶爲之戒
葢爲臣不易如此建安丘氏曰豫之有得猶隨之有獲
但豫柔君在上四之志可以行故戒在君而五貞疾隨
剛君在上非四之所可犯故戒在臣而四貞凶然則處
豫隨九四大臣之位者柰何曰勿疑有孚在道而已矣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蔡虛齋曰人之相信必是同德不然雖曰相信終是免
強或始信而終疑孚于嘉是同德相信知之深任之專
君臣肝膽相照無毫髮之疑惑也吉謂上下交而德業
成也　潘雪松述曰配曰嘉偶昏曰嘉禮言陰陽相得

也隨之世皆急於求合故陰爻皆有係四陽貞而凶惟五陽不苟隨而隨出於孚配合禮嘉其吉爲何如　王伯厚曰信君子者治之原隨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人者亂之機兌之九五曰孚于剝有厲

程敬承曰六二係小子者也五何以與之孚而稱嘉六二德本中正昵近其迹耳負俗之累賢臣不免在明主捐其形迹什其猜嫌而一心相信則嘉會成矣是故无所汚而有所疑上九所以聯孤有所係而无所疑九五所以孚嘉不言隨而言孚者五爲隨主君不下隨臣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

也

擇隨在初固隨在終上居隨極亦處說終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有拘係之乃從維之之象益柔順之至无以爲愉若有以拘而係之者愉之不足若又從而縶之維之者是雖逃之有不脫辭之有不聽況可得閒而離之乎此其隨之之誠雖用亨于西山神且隨之而格則人之隨可知上窮窮字作好字而看與往吝窮字不同言其居隨之終誠意固結之極也唐凝菴曰比隨之上六俱當比隨之窮何以不得比而得隨乎比貴先而隨以近也

姚承菴曰下三爻曰交曰係教以隨之正上三爻曰孚曰係教以隨之誠總之則彖辭之所謂貞也

總論丘建安曰卦以物隨爲義爻以隨物爲義六爻以陰隨陽者言則上之陽可隨而下之陽不可隨此三隨四所以有得上隨五所以用亨而二隨初所以有係小子之失以陽得陰之隨者言則五君位當爲人所隨四臣位不當爲人所隨此四得陰之隨所以貞凶五得陰之隨所以貞吉隨之不可苟也如此　蔡虛齋曰隨道有終始見於初上隨道有邪正見於二三有以臣隨君之道而言者九四是也有以君隨臣之道而言者九五

是也介而觀之隨之義備矣

蠱 巽下艮上

蘇東坡曰器久不用則蟲生之爲蠱久久宴溺而疾生之謂蠱天下久安无爲而弊生之謂蠱　潘雪松述曰易道不重在發明成蠱之由惟重治蠱之道終始相承則爻中所謂父母與子之象亦有着落不必各爻另尋父母之象蘇子曰蠱之災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明父爲其疾至子而發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傳曰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

也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曰利涉大川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此戒慮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 吳因之曰先甲三日、新也以今之新易昔之舊把向日蠱壞渾身滌蕩振刷過了、且其所謂滌蕩振刷者、又極其慎重詳審周悉萬全

略不疎漏以致後弊復生之端要之後甲三日亦是足
上先甲三日意蓋恐自新者激於意氣喜於紛更少欠
全之長策故言此以防之蓋示其所爲自新者如此看
先甲三日何等樣振作何等樣持重　洪覺山曰甲者
十干之首言始事也言始事而乃於巽者巽爲物始治
天下始家故蠱又言父母也
潘雪松述曰質卿曰蠱從蟲從皿物必腐而後蟲生之
蠱最而物斯蠱矣人必怠也而後弊生之獎積而世斯
蠱矣卦象巽止合體而爲蠱蓋積漸使然也夫蠱亂徵
也亦治機也有因无事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世誠

蠱矣則起弊維風從此可振改絃易轍從此可行塞而大通理有必然故爲元亨蠱而元亨夫時也乘天時而效治道人功也及此時而疏瀹整剔俾前之積蠹拔其根株而无遺其芥蔕如涉大川乃爲利焉　蔡汝枏曰蠱者亂之將傾君子慮豐之盈不慮蠱之壞夫道人心向於有事可以慮始矣故天時爲元亨人事爲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此乃所以涉大川而圖元亨者也　邵國賢曰治蠱曰蠱猶治亂曰亂治荒曰荒故蠱爲有事也涉大川非獨勇往直是酌其深淺度其廣狹身入險中以求必濟小心惕厲之極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朱子曰此是言致蠱之由大抵資質柔巽之人遇事便不能做无奮迅之意所以事遂至於蠱壞了蠱只是事之壞者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高亢而不下交下卑巽而不能救此所以蠱壞也巽而止只是巽順便止了更无所施爲趙德壯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倒塌了這便是蠱底道理

雲峯胡氏曰凡卦德當分內外先後如隨則我先動而彼說歸妹則先說而後動歸妹之凶與隨反蠱則內卑

巽而外苟止漸則內靜止而外卑巽漸之吉又與蠱反蘇子瞻曰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欲常事事故曰巽而止蠱

吳因之曰剛上而柔下不專屬君臣天下人才只是剛柔二種剛者須賴柔以裁其激柔者須賴剛以作其懦二者相交相接如房杜之謀斷相資然後可以維持天下今剛者亢然自高鄙柔者之不足與有爲而不交於柔以求濟柔者俛然自卑安於剛者之不吾與而亦不交於剛以求濟二者判隔不相爲用則激者无所於裁懦者无所於作各任其偏同於僨事而天下日壞矣本義艮陽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上下便是不交剛上

柔下巽而止非蠱也乃所以致蠱也　馬氏曰治蠱之道其止也當矯之以奮發其巽也當矯之以剛果　陸庸成曰人之情異其媮蠱與巽一也巽之所以不爲蠱者有九五以主之也故蠱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而巽之五曰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按舊說彖辭從天道說向人事上去彖傳從人事說向天道上去夏官明曰不然聖人言人不言天彖辭曰元亨隨著利涉先甲後甲之辭教人着力去治蠱不可復事乎因仍彖傳釋元亨隨申有事天行之語教人上際去承天不可自失其機會此皆責人治蠱之辭非言天

言人之說、按元亨未便是巳治言蠱而至於元亨的時候則亂有復治之象矣象是景象猶言模樣也其曰治蠱至於元亨者葢亂極復治雖天運之自然然未有恬然付蠱於不治自得元亨者且曰治蠱又曰至於可見蠱下即繼以元亨者亦要其始終而言耳非是蠱巳治而元亨了方去涉大川以有事而自新之於始丁寧之于後也洪覺山曰利涉大川所以治也不言往有功而言有事者治蠱之道貴於勇往有爲以濟其險故六爻之用貴剛也　易述曰利涉大川涉字最有力須如救焚拯溺危難艱險廻避不得爻說斡字便是涉大川

之意此非有剛果之資如何做得　又曰蠱者極壞也惟極壞然後有事是從空另做一番故曰先甲三日若將衰未衰時用些維持挽回之術只是因仍舊貫補緝其間非有事之謂處大壞極弊田地乃旋乾轉坤之日豈修廢舉墜之日惟其重新整頓自我作古之事所以最難下手多有革弊之人能及一時極重之勢不旋踵而難端不發于此即發于彼方稱蠱蠱又復來此係慮淺謀近坐狼疾人之病故有後甲三日之戒　吳一源曰蠱極而當治也猶日之終于癸而復始于甲也終則始者天之行慎始慮終者人之事研于未治之先而審

于已治之後至再至三深謀遠慮乘天運以興治盡人事以成天庶其可治乎夫勇往之志決而先後之慮周无畏難无忽易大善之道也　吴因之曰先甲後甲雖云人事然終則有始理勢自然就是天意也正要如此做只爲天不能自做而特假手于人要之人做便是天做人事之所在即天運之所在人事之外豈復有天故曰天行此即指人事爲天見不盡人事便是違天如此說更覺好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潘雪松述曰張獻翼曰小畜之風在天上觀之風在地

上渙之風在水上以所阻也故曰行山下之風旋轉於內而已以能達也故曰有山下有風風遇山而止則木氣不能宣暢而中敗壞蠱之象也語曰蠱從內生是也

程敬承曰風在山下象民風也風頹於下而振作鼓舞之權在上故曰振民振則頹者起矣而已德未成作新无本德而曰育涵養以要其成也匪徒一奮勵而輒止者大抵世道之蠱由民風壞也民風之壞由已德壞也故振民育德非二事其爲治蠱之道一也　周宴曰振民者所以起其卑巽之疾育德者所以化其苟止之病

洪覺山曰程子引左氏傳曰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

於少男亂其情也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是爲有事之象故云蠱者事也振民育德事之大者天下之事不作則潰者不立作之不以其道則入者不深天下壞亂治體既隳人心潰矣故必導德齊禮鼓舞振作而後民德可育也是故蠱萬物者風也震萬物者亦風也撼於風者山也止乎風以養育萬物者亦山也在君子施之而已矣隆山李氏曰易中育德多取於山蒙亦曰果行育德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潘雪松述曰蠱以漸積在初尚易爲力初最下爲内卦之主子象以陰居陽以柔行剛幹蠱象克體父志不襲其獘爲父補過是爲有子而考得无咎當事之首是以危也能堪其事故終吉汝吉曰父子一體也考即父之稱也曰父之蠱明无得諉爾蠱者以權濟初巽主稱隱以行權故善之而質柔故戒之厲焉　質卿曰人子能幹父蠱方稱爲有子不然與无子同有子考始得无咎不然未免有咎也此人子始事可以无憾然幹蠱終非易事少涉意氣少不詳慎動成愆尤故厲終吉

敬仲曰意承考者初六有柔順象不得已而幹父之蠱

其意未嘗不順承也其意則承其事則不可得而承矣承其事則蠱弊終不盡除乃所以彰父之惡也故有孝子不明其義一於順承因仍蠱弊殊爲失義　張希獻曰不承其事而承其意此善繼父之志者也孝子之于父不失其忠愛之意而已　項氏曰初六有幹蠱之志九二有内幹之才九三有外幹之才大抵蠱下三爻皆能幹者以其巽體主於行事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潘雪松述曰九二幹母之蠱尤難幹父者必於承家當事之時而幹母則承歡慈闈之日也王註居於内中宜

幹毋事婦人之性難以全明宜屈巳剛旣幹且順故曰不可貞　林希元曰五以陰柔居尊位委任九二有毋之象不可貞本以剛承柔來凡剛多有所違拂而柔必有所不堪故非不可正也不可固執以爲正也傳曰毋在而以剛行之矯拂傷恩所害大矣安能入乎在乎屈巳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巳　蘇氏曰陰性安无事而惡有爲是以爲蠱之深者歸之毋而幹之尤難正之則傷愛不正則傷義非九二其孰能任之二以陽居陰有剛之實而无用剛之迹可以免矣象曰得中道也可見柔行巽入乃爲幹毋之中道也質卿曰得中

道則所幹者皆慈祥愷悌之發一念不巳之真情非徒爲其事之當而巳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按九三居下之上才位皆剛能幹父蠱者也洪覺山曰三剛不中本爲有悔然當治蠱之時以剛爲本而又在巽體之中得位之正可免於咎而夫子加之以一咎字曰終无咎者謂雖過剛終是无咎喜其德得剛之體也汝吉曰終无咎果之也果之使忠臣孝子之心得精一自信焉

蘇子瞻曰九三之德與二无以異也特不知所以用之

二用之以陰而三用之以陽故小有悔而无大咎 姚承菴曰論到周旋无虧處則過剛不中不无小小之悔故周公亦摘其微疵論到勇力擔當處則任事不惑終是克家之子故孔子併略其細過 按當蠱之時聖人最喜人能幹故略其失而深與之此與王臣蹇蹇終无尤也一例葢聖人於蹇言終无尤所以作天下之忠於蠱言終无咎所以作天下之孝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潘雪松述曰彭山曰陰柔得正但非強幹之才其體艮止亦非進而飭蠱者寬以居之而已故爲裕父之蠱之

象此非有不正之德縱蠱使之日深也然蠱豈優游无爲者之所能持乎由此而徃以止自安見吝必矣言裕爲蠱之害如此象曰徃未得也未得所以見吝初曰幹蠱所患不在不能患其太過耳故曰厲二曰不可貞三曰小有悔四曰裕蠱所患不在不審患其不果耳故曰見吝曰未得使之反裕而爲幹也　毛瀘川曰三之銳失之過故悔四之緩失之不及故吝必不得巳寧爲悔毋爲吝　朱晦翁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无事然郤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莘老劉器之之徒欲盡

去小人却未免有悔其他諸公欲且寬裕无事目前雖
遮掩拖延得過后却憂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潘雪松述曰五陽剛得中之位可以有爲六柔居之體
和履中承應皆陽柔以剛濟不貞不裕能幹父之蠱也
嗣君以成就先德爲孝故曰用譽（譽美譽之）道也傳稱天子孝
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終始成就榮其祖考也可
以明六五幹父用譽之旨　又曰幹蠱貴剛柔相濟二
五正應剛柔合德幹不違中以成元亨之治恢弘舊業
掩飾前過而美譽施於其父曰用譽象曰承以德也傳

曰任剛明之賢可以善繼而成令譽也其德在臣其譽在君也　卜子夏曰柔非能幹蠱也事必有主之者也則任賢正六五所以爲幹蠱者非以用譽爲用賢也

程敬承曰初當治蠱之始故爲厲而曰以意承權之用也五享治蠱之成故爲譽而曰以德承中之用也

上九不事王矦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矦志可則也

王敬美曰蠱物壞而有事也諸爻皆汲汲幹事至六五用譽矣從此何加惟有求之事外耳而上陽剛足以當之故不事而又曰其事明以无事爲事也其事何事也聖賢之道也吾身之德義也苟不任王矦之事又不事

吾身之事而徒嘐嘐然曰吾不事焉君人者何足稱乎
楊廷秀曰上九之不事其君有三當天下蠱壞之時君
子皆有振而飾之之心令也有初六九二九三以幹之
又有六四以裕之又有六五之君秉羣賢之幹裕者而
用之則上九不必爲上九之與九二九三其德同其位
殊則上九不得爲若夫天下大壞盡羣賢之力依陰柔
之主萬一不振一木獨能支傾厦乎則上九不可爲然
則上九之不事王侯非志也時也非自以爲高也人高
尚其事也　唐凝菴曰居艮山之上是以高爲尚也志
可則豈徒以其高尚可則哉天下事惟當可則止不當

過求幹蠱而至於用譽幹之道至矣盡矣不可復有過求矣止得其止故以其不事事之志爲可則也凡卦上皆在事外然亦有得有失惟蠱則適當其道矣

程敬承曰志何以可則也曰高尚則志不狃於卑巽高尚曰其事則志不安於苟止是亦可以救蠱之壞故可則也七何事尚志即其事上九何志高尚其事即其志非有二也　胡氏曰初六言意上九言志意柔而志剛也　趙汝楳曰上九在蠱之終事之蠱壞者至六五而幹之畢矣蠱未亨則視國事猶家事蠱既亨則致國事而高自事蘇氏曰見蠱之漸也則涉川以救之及其成

則不事王侯以遠之蠱之成也良醫不治君子不事事由趙說則功成身退之事由蘇說則陋巷簞瓢之事皆所謂以无事爲事也不事而曰其事蓋與往有事者同用矣　張雨若曰蠱之將不患无事功之人第事功習勝人多苟且以投機會此風不息將復壞而爲蠱天上之不事高尚欲以此預救其壞也故聖人以爲志可則寧獨清風高節足以廉頑起懦哉昌黎希文二篇皆識此意　雲峰胡氏曰初至五皆以蠱言言父子上九以不事王侯言君臣子之於父不可自諉於事外君臣以義合王侯之事君子有不事者矣是故君子之出處

在事之中、盡力以幹焉、行巽之權而不爲汙、在事之外、潔身以退焉、倸艮之止而不爲辟、

蘇紫溪曰、卦以幹蠱象涉川、爻言幹蠱必剛柔中、過剛則急治、而失之貞、過柔則緩而不治、失之裕、君虛中以任賢、得中以濟世、二五相應、蠱所以不終于蠱也、古今稱幹蠱者、无如周宣王、考其時、則顯允方叔、孝友張仲、其秉德弘矣、鴻鴈安集、車攻飾武、不貞不裕、其化理中矣、彼其先甲後甲之攻、載之詩者、迄今可考鏡也、漢之元成、宋之元和、天下之蠱日深、而漢臣則優游靡斷、泄泄然惟裕蠱之安、宋臣則矯枉過正、又不免爲幹蠱之

悔天下事從此日非矣雖然寧爲幹之悔无爲裕之吝

此又當事者所當權衡也

臨 ䷒ 兊下坤上 觀 ䷓ 坤下巽上

陸庸成曰臨觀二卦俱以二陽爲義自二陽初進而臨于地故爲臨及二陽進極而爲天下觀故爲觀此皆扶陽之卦也臨之六爻吉居其四而无咎者二可謂甚盛矣觀之卦爻並不言凶然亦不言吉止五上爲无咎者臨以勢言而維之者在我觀以德言而人之望難塞也

臨之六爻俱言臨觀之六爻俱言觀

王註此剛長之卦也剛勝則柔危矣柔有其德乃得免

咎故此一卦陰爻雖美莫過无咎也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

趙汝楳曰一陽之復雖已亨而陽尚微至二陽則九二居臣位之正可以出臨羣陰其爲亨也視復爲大於時陰猶盛陽之臨之利得其正然至於八月則二陽浸消而有凶矣有凶必不凶而凶在其中也有厲不必厲而厲在其中也有悔不必悔而悔在其中也　凌逼于陰者君子進則小人自退非君子貞逼他去也元亨利貞須切臨說重利貞邊貞卽悅順剛中有應意八月謂自臨至遯凡八爻也如七日來復之例曰元亨以勞幸之

也曰利貞以理防之也曰八月有凶以消長之時惕之也易爲君子謀亦深切矣　胡雲峰曰方臨之時卽懼其爲遯何也曰遯者去也剛浸而長君子之朋來固可喜陰浸而長君子之易去尤可憂長有消之幾來有去之幾不可不戒也陽長至二未過乎中卽爲之戒戒貴乎早也　潘雪松述曰臨蒞也傳言之大也陽大陰小一陽復尚微浸長至二陽四陰順之而往也可大已臨也十二月之卦也臨且泰而元元始而亨而利而貞六陽純乾天道成焉大終矣而反之姤之遯之觀四陰浸消二陽則臨之二陽至觀危矣故曰至於八月有凶

洪覺山曰八月者觀卦酉月也觀於臨爲反對也二陽至觀四陰逼之轉而爲剝爲坤其消不久故消凶不在剝而在觀也觀者臨之體來者往之幾聖人見八月之幾於臨焉故豫言之未中而戒識之早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進齋徐氏曰浸漸也陰符經天地之道浸亦用此義言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二陽浸長以上臨乎衆陰是謂以大臨小上臨下也臨何以元亨利貞也易述曰內兌爲說則二陽之進也爲不逼外坤爲順順則四陰之

從也爲不逆剛當浸長過則爲邪而二爲剛中則陽德方亨而不過柔正用事權在於五而五爲正應則剛柔合德而有爲此臨之大亨以正是乃天之道也猶无妄所謂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陸庸成曰剛曰浸長浸長之義取地中有澤也二陽居兊之下其進也得之滋潤之后自有勃發之機故云浸而長又即曰說而順者見其進之不躁也又曰剛中而應見其進之不苟也此元亨利貞所由係歟元亨利貞惟乾爲然故曰天之道天道爲陽爲君子寧有君子而不以天自處乎既以天道自處便當知有長必有消亦天道之固然使不以貞維

之凶立至矣八月有凶非歷數八爻之謂凡曰陽象也月陰象也八少陰之數也七少陽之數也故言陰來之期曰八月言陽來之期曰七日

汝楳曰消不久之義専以二陽之消息爲主以臨與觀反也臨爲二陽之長觀爲二陽之消少進一位即爲剥而陽之消不久矣當臨之時人皆喜陽剛之漸長而聖人於斯際巳亟𡨋消之戒視剥復否泰言消長於二卦者其憂深思慮爲尤切𡨋長者原始有凶者要終言當制於未亂也

程敬承曰陽長曰𡨋語漸也而消則曰不久抑何速歟

斯亦可危矣汝吉曰明於勝復之運者當府撫幾功成不尸毋亟疾以迫之庶夫　吳因之曰元亨利貞是言目下雖盛卻不可不貞八月有凶是言後日將衰益見其不可不貞也述曰自一陽以至六陽惟乾稱元亨大壯與夬不言亨復與泰亨不言元乃臨獨元亨何也天下之勢惟方興爲最盛臨之浸長方興之勢也蓋盛莫盛於臨故曰元可憂亦莫切於臨故曰有凶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潘雪松述曰澤上有地澤之所以恃有隄防安肆而不至于潰溢四出者地之博厚无垠也君子之於民亦然

臨之以勢勢有盡也臨之以教教无窮也教思无窮肫肫无已之意澤之深也包容之保育之以冀麗民而无疆无疆者坤德也厚之至也此大德臨民之道君子所以法澤地之象者三代之民不忘先王之澤三代之下一决則横流矣榮虚齋曰教思謂其一段教育成就人的意思容保是愛而保之也

程敬承曰地中之澤自然之澤澤无時而窮其所容亦无限容保二字一串說必容得方保得師象地水臨象澤地皆取容民之義容乃所以畜所以保也而師衆臨民挺旨則水險而澤深　文退亦澤地自然次第

不必强爲先後、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潘雪松述曰剛長爲臨咸者臨之體也一陽初復在下有應於四心无私係偏感羣陰以至公而感大順臨民之道也故曰咸臨所存者正所感而應者皆正故曰貞吉象曰志行正也志陽剛有爲之志蓋必進而上行矣卦以二陽臨四陰陽雖長而陰猶盛非協力不足以勝故初二皆曰咸臨　章氏曰三陽在下爲交泰天地之氣相通也二陽在下爲咸臨陰陽之氣相感也賀卿曰只是志行正便自心相感通故爲咸臨若意在感人即

屬有心如何成咸　約說曰咸普偏之義其道廣大公普无所偏比道之正也故曰貞吉　洪覺山曰臨下之道貴公貴大貴愼貴厚得是數者斯得吉矣咸者皆也大公之謂猶之復之朋也當陰之盛其勢未艾二陽方將同心並進以求大行於天下非以爲私志在於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潘雪松述曰二陽浸長與五正應其志得行故爲咸臨吉无不利四陰在上猶盛二陽自下臨之初以正二以中皆以至公徧感羣陰而得其大順曰咸臨咸无心之

感也感也而忘其感臨也而忘其臨故吉无不利是以象曰未順命也坤有順德而卦則在上陽自下進至三陽開泰則陰无不順今尚在二未順命也九二咸臨不强其順而徐俟其自順无迫促以勝之之意焉此以德臨人之象也其吉无不利以此　蘇氏曰二陽在下方長而未盛也四陰在上雖危而尚强也九二以方長之陽而臨衆陰陰負其强而未順命從而攻之陰則危矣而陽不能无損故九二以咸臨之而後吉陽得其欲而陰免於害故无不利　張文饒曰臨之初二皆曰咸臨有咸象也咸之用在兌之說也履之九五曰夬履有夬

象也夬與履乾兑相易之卦也　二剛得中不惟陳義甚正又調停得極妥而勢上進光暈比初又甚盛故不特曰吉又曰无不利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潘雪松述曰二陽臨四陰以大臨小主德言也四陰臨二陽以上臨下主位言也三陰柔不中正臨浸長之剛兑口柔說故爲甘臨之象善柔之性則然也虞翻曰失位乘陽无應故无攸利趙汝楳曰剛長之世非甘言諂佞之所利也以位陽而比剛德故能憂既憂之則變其

甘說之意而順陽剛之正咎可免矣憂與甘正相反曰甘臨位不當也陽剛當位乃可臨人今以六居三在下之上是處不當位也既憂之可以補過咎亦不長項氏曰六三以甘媚臨而无攸利見二陽之難說既憂之无咎見二陽之易事　洪覺山曰三以不當之位居說之終以陰柔媚悅之道臨人者也二賢在下不為所悅且將進而逼之以不得行其私是以不免於憂也唐凝菴曰兌之六三承乾則悉於履五承坤則悉於臨　位之不當其失如此張雨若曰如此之人而聖人許以咎不長欲其速憂耳

程敬承曰君子臨小人以咸而小人承君子以甘甘媚易投聖人深爲君子危之故曰无攸利又曰憂之无咎沮小人以无媚君子且誘之反正也此非徒爲小人計正以爲君子謀耳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潘雪松述曰四處下體之上陰柔得正而應於陽剛之初居正位而親下賢誠意切至相感通也故爲至臨之象剛勝則柔危柔能順剛乃得无咎　程傳居近君之位爲得其任以陰處四爲得其正與初相應爲下賢所以雖在多凶之地而无咎蓋由位之當也夫以六居四

正也處其正而止曰位當何也象傳歸大亨以正於剛中故予陰以正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潘雪松述曰趙氏曰夫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是曰知臨六本柔闇承比皆陰而稱知臨以應二也二咸臨君德臨之權在焉五尊位柔順居中委而聽之无一毫自用之私爲知臨也大君臨制萬國職惟親賢今舍親比而任正應濟柔以剛握中以運巳不勞而天下之治成此大君之宜吉之道也　傳曰人君以一人之身治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

爲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
雖不自任其知其知大矣乃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
蘇云甘臨者滑稽而易親咸臨者悃愊而難合舍甘臨
而親咸臨五之所以爲知也不自用而任人就是知臨
知臨就是大君之宜相承而言
孫質庵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不自用而任人
便是理之正當處故曰中用賢就是中中就是宜
項氏曰臨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處後世必有以苛察
爲知者矣故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言知在知人使
中正之賢得行其道不在徧知也如家人上九曰威如

吉慮後世必以刻下爲威者矣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威在自畏不在威人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朱子曰敦臨是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義爾雅高堆曰敦坤上畫地最高處曰敦又坤艮皆土有增高象皆於終見之　孔疏敦厚也上六處坤之上敦厚而爲臨志在助賢以敦爲德故云敦臨吉

程敬承曰臨而厚合之至臨知臨而道愈篤治愈隆矣又何咎象曰志在内也孔疏在上卦之極志意恒在於内之二陽意在助賢故得吉也時說以敦臨之臨爲臨

民內亦指民言也可　洪覺山曰臨之爲道不嫌於厚而六以居上之尊遠下二陽高而能下非厚德能之乎

唐凝菴曰復五以去陽之遠而敦復臨上之去二陽猶復五之去初也故亦能敦臨陽德向長之時上之順應若此然非初二說之正何以能乎此象之所謂大亨以正也　張氏曰兌終爲悅甘臨者小人之事艮終爲厚敦臨者君子之德　金賁亨曰咸臨王道也以至誠感物而不期應所謂无心之感也甘臨伯道也以私恩悅人而非正也四與初應大臣之親賢故曰至臨五與二應明君之任賢故曰知臨君臣協心王道已成上六欲

臨夫亦敦篤其咸臨者而已故曰志在内也内指内卦二陽　吳因之曰初九九二卦之所以爲臨者故皆曰咸其上四陰皆受陽之臨者故曰甘曰至曰敦皆有順承而无逆命之辭在二陽則可以徧臨四陰在四陰則不可不委順二陽此六爻大旨但要說得含蓄不露耳周用齋云勢在陽則示以陽制陰之道勢在陰則示以陰從陽之理最得旨　蘇紫溪曰上下之以分相臨也久矣然以一人臨天下者其勢常難以天下臨天下者其勢常易是故爲君者不能獨臨也而委之賢宰相故以智臨稱焉爲相者不能獨臨也而委之賢有司執事

故以至臨稱焉。咸臨者朋而君子長矣。甘臨者去而小人消矣。夫以司牧者有人。司教者有人。敦臨之治。可以安然垂衣而享之矣。

觀䷓坤下巽上

程傳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爲羣下所觀。仰觀之義也。在諸爻則惟取觀見。隨時爲義也。 王註觀之爲義。以所見爲美者也。故以近尊而爲尚。遠之爲吝。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潘雪松述曰。卦以五陽觀示坤民。故爲觀。王註王道之可觀者。莫盛於宗廟。宗廟之可觀者。莫盛於盥也。祭末

有不薦者但觀之取義以誠敬在未有事之先故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不待有事而大君觀示之義萬民觀感之意具象中矣有孚謂五顒若君德有威容貌詩曰顒顒卬卬君德之謂也　仲虎曰此獨就觀示上發盥而不薦之義以象二陽在上无爲而化祭必先盥盥者未用事之時祭則薦而用事聖人至德之化如將祭而盥不待見于用事孚信在中已顒然可仰也觀法莫此爲親切質卿曰觀是无爲之妙纔涉有爲便不是觀陸庸成曰上示下瞻之謂觀便有政教之施聖人恐人認作發見粗迹故特擬不薦顒若淵微玄穆處示人以

觀之精也觀者顯也不薦顒若不顯也顯而不顯者神道也有孚具于盥顒若寓于不薦總是恭不顯意蒙引以八字俱在觀之一字內甚妙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潘雪松述曰天下惟陽爲大爲上九五一陽在上爲下四陰所觀故曰大觀其德順而不逆巽而不忤又以陽剛處中正中則不過正則不偏以此居尊所以能觀天下順巽兩卦之德也順爲之本巽以出之順者順人心

之所同異則不強人之必從爲柔服羣陰之道曰中曰正則羣陰之取衷也王註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統說觀之爲道不以刑制使物而以觀感化物者也神則无形者也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不見聖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吳澂曰常人以言設敎則有聲音以身設敎則有形迹聖人之設敎非有聲音非有形迹不設而設不敎而敎天下一觀感之餘其應捷如影響應其所感亦如四時之應乎天而无有差忒也蓋所存者神故所過者化也

程敬承曰大觀在上謂一人在上爲天下觀也中正則

其所以爲觀者。通章全重此一句。順巽與中正德非有二也、順則不假作爲、巽則不露形迹、此皆渾然在中不可見者、中與正、即此不可見者隱隱躍躍、示人於聲臭之表耳、我何意於觀民。民何意於觀我。神道設教。我與天下共遊順巽之中。以默成中正之化。觀道也。即天道也。故謂之神。 陸庸成曰神道設教、即中正以觀天下內、剔出神字、以見大觀之原耳、 吳因之曰觀示絕不是所可見之示、下觀不是觀看之觀、都不着形迹、不落聲臭、天人之至妙、至妙者盡於此矣、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只是觀字註解、將祭而盥、盥而尚未祭、這時節、胸中

是甚麽境界凛然肅然一毫妄念雜意也自容着不得爲觀者須常是這樣光景不論内外動靜而精神之愈歛愈神愈收愈潔无一息不似盥而未薦之時則其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矣文王不顯亦臨无斁亦保无然畔援无然欣羨此眞所謂不薦之孚也故模寫得如此親切

日中正曰神道設教純是示以意曰化曰服純是仰仰以意化者漸運默移之謂服者心安意肯之謂順巽說他性情其合下資禀質地如此中正則巽之德順不是順於理心下常是和平安妥无躁動决裂之狀巽不是入於理其心隱約收歛沉而不滞潜而不露

之意所以養得到中正田地便是盥而不薦之意思无別觀天之神兩神字粘看觀示說天以四時不忒觀天下聖人以心之中正觀天下設敎就是爲觀其觀示處不露形迹聲臭故曰神聖人以神道設敎猶言聖人設敎皆神道耳

程敬承曰大觀在上有盥而不薦之意此其精誠所灌輸而萃聚已偏爲爾德矣故曰下觀而化化而只一觀示間上安所着意言下安所庸知識兩精相啣神焉而已故觀天之神道可以得聖人之神道　朱子曰觀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底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人神

道亦是說他有教人自然觀感處　易因曰夫曰觀則聲臭俱无一如其天天何言哉而四時行焉觀者自以爲神而何教之可設何化之可服乎无教可設故曰神道設教无化可服故曰神道而天下服　唐凝庵曰上之教即大觀下之服即下觀而已　程竹山曰天道聖人其化育皆无迹者也无迹故神然其所以爲觀則皆中正焉爾矣陰陽動靜各止其所民彝物則久恆人情天也聖人也皆此中正也　吳因之曰此節須看本義所以二字不曰觀而曰所以爲觀極有意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敎

潘雪松述曰風行地上遍觸萬類周觀之象先王於地風得省方觀民設教之道民有方方有俗俗有風移風易俗在因民而設之教汝吉曰風奢教儉風儉教禮風淫教貞利末教義風僄以戾教之尚賢崇齒隆禮播樂使俗移而不知教之所設從民風劑焉則以大觀在上風之起自身者微而教易行矣理齋曰設教者教之以中正也所以爲觀也　歐陽永叔曰聖人處乎人上而下觀於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或曰順民先王之所難歟曰後王之不戾民者鮮矣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潘雪松述曰覯者觀九五也五陽剛中正之君惟近之乃見其光初陰柔在下去五最遠如童子之觀不能遠見也小人謂下民初民位下民之觀於上趣順而已其為童觀不足為咎在君子則大人在上而失利見之會可羞吝矣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甚言非君子所宜有也　陸庸成曰五以大觀在上童觀者但見其小不見其大覯觀者但見其似不見其真　洪覺山曰初六在下去五遠矣以陰位陽為童童穉之見不離乎陰所見者日用飲食與愚夫愚婦之事而已其夫婦飲食之

理不知也知者君子之事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潘雪松述曰二以陰柔之小在內雖與五爲應而隔於三四猶在門而闚門外以闚爲觀所見者狹也居內處中寡所鑒見體柔履順不能大觀故曰利女貞婦人之道也　湛源明曰小人童觀不足責矣以君子之人得大君之應不能明見九五陽剛中正之道但既視則美一班於形似之粗如女子之闚觀也丈夫而效女子之見不亦醜乎　胡雲峰曰初二皆陰故皆有幼稺象初位陽故爲童二位陰故爲女童觀是茫然无所見小人

日用而不知也闚觀是所見者小而不見全體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知也占曰利女貞則非大丈夫之所爲可知已　張陽和曰初以小人爲君子二以女子激丈夫皆可出而不出故闚觀也范希文作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丈夫之自期當如此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潘雪松述曰初居下不能上進二位柔不能大觀六三可進矣故示之觀我生以爲進退象言六三居下之上而近於巽雜卦傳曰巽爲進退故六三自觀其生以審所學非內心自復不能識我生非本體常惺不能觀我

生使不觀哉由是不能量已豈能應人　吳因之曰士君子所行未通而急於求進總之不能觀光竟何益哉故聖人於六三欲其自審此爻雖不言觀光總在觀光處立脚　楊誠齋曰三五皆觀我生六三察已以從人九五察人以脩己辭同而德異六三似漆雕開

程敬承曰初彖童三象女各與醜有愧我生多矣六三位陽居下之上進而觀光其雅志也而日觀我生者何恐以漫不可用世之身自負機會故觀我所爲爲進退蓋欲密自檢省以善其進云耳倘其未也三肯恝然以退終耶

易述曰象曰未失道道觀之道也童觀闚觀胥失之矣三觀我生以定所履進退自審未至失道也程清溪曰道者生之理也觀我生觀我所生之理爲如何而進退也　吴因之曰上有大觀在上之主周公說一退字似阻天下觀光之志故象以未失道明之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傳曰觀莫明於近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大觀之主也四切近之故曰觀國之光觀見五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於一身乎夫聖明在上凡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于朝輔戴之以

康濟天下是王者之賓也四既觀見九五之光故利用賓于王利四之利也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

程敬承曰國之光初二未能觀三未及觀獨六四最近而觀焉四有君子之道丈夫之槩可以進而輔大觀之主矣故宜作賓王家受知遇而展生平庶不虛此觀光之會也　胡雲峰曰國之光即九五所謂我生者也特五之自觀則曰生方出於我者也自四觀五則曰光已達於國者也　敬仲曰六四之進乃觀國之光輝而進

九五賢明中正在尊位上九亦陽明在賓師之位國多

賢聖有道之光象曰尚賔也者明其國貴尚賔賢可以進也國有道必尊賢禮士又以明士不可苟賤必有禮賔之道而後可進若自苟賤則何以行其道重已所以重道也　唐凝菴曰爻曰利用則作賔在四象曰尚賔則尊尚在五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程敬承曰易因曰下之觀五者以天而五之所觀者即我下之觀五者如神而五之觀我者即民夫合萬民生觀我一生是謂大觀以我一生通萬民生是謂大化噫觀道如五而僅曰无咎觀未易盡哉抑觀我而曰生謂

必得我之所以生而后可與人並生也我之所以生者中正而已　潘雪松述曰彭山曰五本陽剛在上之君子羣陰自下觀之非能中正以觀何以使下觀皆化非能化天下於中正何以爲大觀之主故曰觀我生君子无咎也孔疏我教化善則天下著君　風教化不善則天下著小人之俗君子風著已乃无咎蘇氏所謂難乎其无咎也　汝吉曰夫王者通天下爲其身五觀我生必觀之民民若於道且歸於仁不賞不怒以勸以懲則孚之孚也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海隅蒼生未其康共王之視之于瘝于痌於自反何窮哉此王者之觀也上

爲化主故觀我卽觀民也

唐疑庵曰象言下觀而化諸爻卒无一化者卽九五之觀我生以觀民亦自盡其爲觀於上者而已民之化與不化我何知焉則吝與醜皆非君子之咎矣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潘雪松述曰最處上極不當事任而德之爲人所觀者猶九五亦九五所觀法者處天下所覲之地雖无位乎其心通天下以生生故曰觀其生陽剛君子以生德師帥天下必皆君子而後无咎若猶未也敢自以爲非巳咎哉故其志未平不以无位安然放意不自考省也

洪覺山曰其亦已也而以爲觀其生何也以五之觀已於民而上在无民之位故言其以別之然何以未平也當觀之時陰多而陽少惡多而善少上雖无位而其爲觀於天下之心不能自已如孔孟之講學脩德栖栖然不少恤乎人言志有未平故也　吳一源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何未平之有焉有德无位自觀其生內省不疚而已

易述曰臨之八月有凶指觀也觀本陰壯陽消小人逐君子聖人特主陽以名卦爲小人觀君子之象故五上二爻曰君子无咎明二陽向消君子方危能如五如上皆君子乃可无咎耳五以位上以志皆以陽德感化羣陰陰本巽順乎上君子之道猶存於世而不至於剝也故曰當觀之時聖人懼焉　項氏曰上九當剝之時在

卦之外无民无位小人之進退下民之向背皆不由已但謹視其身思自免咎而已非卦之主故但稱其生此即剝之君子觀象之時也陰進則滅陽爲坤陰不進則陽存而爲碩果消之與察皆未可知故曰觀其生志未平也觀本是小人逼君子之卦但以九五中正在上羣陰仰而觀之故聖人取以爲小人觀君子之象勢實漸危故五上二爻皆曰君子无咎言君子方危能如九五之居中復正能如上九之謹身在外僅可免咎耳不然九五建中正以觀天下雖元吉大亨可也豈止无咎而已哉明二陽向消故道大而福小也

唐凝菴曰上雖在事外與五同體在臨則與之咸臨在觀則與之同憂其道宜然何咎之有況未幾而剝且及之矣此所以不得以事外常格論也

總論蘇紫溪曰觀者觀也因人觀己名曰反觀以己觀人名曰達觀故天子之觀觀在百姓丈夫之觀觀在四

方舜之禪也自岱宗以至西嶽北嶽靡不觀也季札之適魯也自齊秦鄭衛以至四代之樂靡不觀也善哉觀乎以考風俗而嫩惡若衡矣以鏡古今而沿革靡忒矣此達觀之盛也然其要則反觀而已傳曰返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故日照月臨明之末也太虛洞澈明之本也天下未有不觀諸已而能觀諸人者也文之柔也適觀厥成矣而猶曰[illegible]允何其密也孔之聖也如日月之代明矣而猶曰內省不疚何其切也此觀我生觀其生而君道師道所以並隆也不然童觀者安於面牆之陋闚觀者自足於蔀屋之明而曰吾以反觀也可乎

哉可乎哉

噬嗑 ☲☳ 震下離上 賁 ☶☲ 離下艮上

陸庸成曰噬嗑食也故爻中多以膚肉之噬爲喻賁无色也故爻中多以尚質之象爲得噬嗑者刑罰之敎也賁者禮樂之化也必先威而后文可施

程敬承曰聖人不尚刑故用刑之爻每寓難之之意至四五而曰艱貞曰貞厲見威明之不足恃也聖人不尚文故用文之爻无甚取之之意至五上而曰丘園曰白賁見文明之貴以止也又離與震合則利用獄離在艮下則毋敢折獄何也雷摶擊而山愼重也

噬嗑亨利用獄

潘雪松述曰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合者以有間也齧去其間則得合而亨也楊中立曰噬嗑除間之卦也除間以刑爲用故利用獄獄者所以治間而求其情也治而得其情則刑之而天下服矣

程傳謂凡天下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于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此言甚當　又曰程傳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用察獄也獄者所以究治情僞得其情則知

爲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吴因之曰夫惟有間故不通噬之而合則亨通矣然其噬之也非用獄不可葢聖人之心天地好生之心也非故欲用刑以毒天下但强梗爲間之人即大學仁人放流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之人豈得復從輕恕之法優容之典以致養奸而縱惡故須用獄言以痛懲其罪旣曰噬嗑而後亨又曰利用獄聖人葢深惡爲間者而决去之故其鄭重如此　張斐東曰此卦當與訟卦合觀訟者方爭而求辨非剛中之君不能畏其志故曰利見大人獄則巳斷而行刑非柔中之君不能恤其情故曰利用獄然與其

恤之於終不若化之於始此六五之无咎終不若訟九五之元吉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質卿曰彖言頤以實爲體以虛爲用頤之中豈可使之有物哉有物則隔其上下若噬其物上下乃合而得亨也卦形頤之象九四頤中有物之象王註有物有閒不齧不合无由亨也胡雲峰曰卦詞云噬嗑亨彖傳加一而字謂必噬嗑之而後亨也此以卦名釋卦辭

按用刑治獄人情多失之偏全用剛則暴全用柔則縱

威而不明、恐致淫濫、明而无威、不足伏物、此卦震剛在上、離柔在下、總大體而言、一剛一柔、不相混雜、故謂之分、卦德動而有威、明而能照、威照並行、所以服强禦而燭奸僞之道也、雷電合而章、即上云動而明、但此重合而相濟意、貫卿曰、雷鼓電作、合成天威、造化震耀之用至章也、故曰合而章、剛柔分、已是得中、此又云柔得中而上行、單以六五言也。上行二字不重、只從卦變說來耳、柔而得中、中節之妙也、朱漢上曰、六以柔居五位、雖不當施之用獄、則无若柔中之爲利矣、輔嗣所謂能爲齒合而亨通、必有其主、則五是也、侯果曰、文明以中斷

制枉直不失情理故利用獄　胡仲虎曰雷電有時獄之用亦有時不至如頤中有物强梗者爲之間獄豈宜用哉既明且威又柔且中治獄之道也　洪覺山曰陰陽分焉可合也動而明焉將合也雷電合而章焉其所已合者也合則亨矣致亨之道非一事可盡而獨以利用獄言者舉其所重與所宜也以柔處剛中而不過故宜之而不言宜于刑何也明以察獄辨其情僞離之用也然則君道其貴柔乎曰德貴剛而用刑貴於剛而柔也三宥而后制刑柔之意也　象旨頤中有物則爲噬嗑賁何以不爲噬嗑俞氏所謂噬者必下動賁无震也

剛柔分震剛離柔分居內外非謂三陰三陽也柔得中上行對賁言之謂居尊在上而行事也簡齋曰先言得中後言上行因賁之離居下也如本義當作柔上行而得中矣簡言是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潘雪松述曰雷電威明並用曰噬嗑雷電相隨有相合之義天威之章著也先王象雷以用威象電以用明則於明罰勑法見焉夫罰以寬刑之用或非疑而輕或過大而宥凡以深致忠厚之意而過聽深文者何有於原情故言明罰法以制刑之中或垂之象魏或讀之黨州

凡以嚴示畫一之守而巧詆緣飾者或得以舞智故言勑法利用獄是臨時明罰勑法是平日與其有間而後治之不若未間而預防之所謂爲之刑威以類天之震曜者也離火也不爲火者五卦遇雷則爲電噬嗑豐是也遇地則爲明晉明夷是也重離亦以明言之　陸庸成曰考之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司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辨罪之重輕司刺以三法求民情斷中而施上服下服之刑蓋刑者所以取中也司刺曰斷中士師曰受中小司寇曰登中无非以中用刑也故卦之利用獄不獨有威明之善使非五

之柔得中孰爲刑之主哉 約說曰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勑法者所以防民而使之知所畏此先王忠厚之意也未至折獄致刑處故與豐象異然罰之當避人猶有冒罰而爲之去之可畏猶有犯法不顧者先王不得已而後用刑焉 唐凝庵曰雷震必電電燁必雷光不相合者故稱噬嗑先王以其震爲威以其電爲明威與明合故以刑法爲事第先明而後威則其法必當豐之所以折獄致刑也先威而後明恐有未當故但取離之明以彰明其罰取震之威以申勑其法示人以不可犯而已 吳因之曰用刑非聖人之得已象曰

利用獄象曰明罰勑法又若急急于刑罰者何也謂非
此无以合間也間之一字是甚樣不好獄一用而天下
之間可去間去而天下歸于一統治化復于大同是刑
罰者正所以濟德禮之不逮也故明罰勑法之心即道
德齊禮之心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潘雪松述曰象旨初上不言噬无位受刑之象初在卦
始其過淺濟刑以誡使不復重犯陽剛横亘於震足之
下遮没其趾之象震動于下不禁則行象曰不行止惡
於初也卜子夏曰戒爲治者不可以不禁其微王註凡

過之所始必始於微而後至於著罰之所始必始於薄而後至於誅過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極其行也足懲而已故不重也過而不改乃謂之過小懲大誡乃得其福故无咎也楊誠齋曰屨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戒必至滅耳初九小人能懲於薄刑止其惡而不行則不貽上九惡極罪大之凶矣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象吉膚鼎肉之大臠謂二中正而乘初剛噬之没鼻則其噬合矣㑂果謂乘剛噬必深非專尚深刻噬人之噬肉豈有掩沒至鼻假以象其噬之合耳

矣因之曰噬膚若說服之甚易則與滅鼻相矛盾這易是自家身上易六二中正心无偏私所謂公生明者也一番察而立見其情一剖決而隨當其罪不待擬議已得明允是爲噬膚陸庸成曰滅鼻卽劓刑也刑加於剛暴之人雖噬之易必法之嚴也　傳曰中正之道易以服人與嚴刑以待剛強義不相妨胡雲峰曰无咎是初之剛終可服也易述曰以下四爻主治獄者曰噬膚噬腊肉噬乾胏噬乾肉皆頤中有物噬而合之之象腊之噬難于膚胏難于腊乾肉不若膚之易而易於腊胏其爲間之大小用刑之淺深亦于各爻見之禮祭有膚鼎

膚者牲腹之下柔軟无骨之肉六二柔得正而乘初剛治之易易故象噬膚小物全體而乾曰腊腊之言夕也朝暴於夕乃乾曰腊肉藏骨六柔三剛有此象也乾胏乾肉而帶胏骨至堅難噬九以陽剛居四已入上體此郡國之獄上於士師者其間愈大用刑愈深故有乾胏之象乾肉胏之去骨者五正位而六以陰居之盖獄成而讞於王雖有強梗其詞已服故爲噬乾肉之象草廬吳氏謂六二六三二柔畫爻詞並云肉謂无骨者也九四一剛畫爻詞不言肉而言胏謂有骨者也曰滅鼻曰遇毒曰金矢曰黃金皆象其用刑曰艱貞曰貞厲皆象

其宅心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潘雪松述曰象旨三在膚稱肉離日熯之爲腊或曰腊取三剛象肉取六柔象肉藏骨柔中有剛亦通王註處下體之極而履非其位以斯食物其物必堅豈惟堅乎將遇其毒　敬仲曰彼實強梗而又陰險三噬而除之而反遇毒者三無德也以不中不正之行而刑人人无有服從者能不遇毒乎故曰位不當也然彼爲間而三噬之當矣雖以不能致其心服爲羞吝而吝亦小耳終无咎也噬嗑以柔中爲貴三本柔順之質非用法過刻

者且彼既有罪終必服法所以終无咎　陸庸成曰三之遇毒小吝才弱故也百揆非舜則四凶未易去司寇非孔子則正卯未易誅然得无咎者位不當而罪當也二所遇者在彼爲難治之人而在巳有善治之術故取象於噬膚雖滅鼻而終得无咎三所遇者在巳无善治之術而在彼爲當治之人故取象於噬腊肉雖小吝而亦得无咎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潘雪松述曰九四當噬嗑之任象大司寇掌邦刑者二三皆刑官也九以陽剛居四已入於上體是爲間之大

者故云噬乾胏肉有骨謂之胏乾胏至堅難噬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其剛矢取其直九陽德本自剛直以剛克彊以直理枉故爲得金矢之象王逢曰以剛直之道刑人非艱難於正則不吉四動而不正故戒以艱貞彭山曰治獄雖貴剛然四尚未得中正其剛直則於哀矜折獄之意容有不足矣　洪覺山曰陽剛宜光而以九四有艱貞之心焉故未光也能以德服人則光矣何守道曰三不當位故遇毒四當治獄之任以不得中故未光五柔德中而上行然猶曰貞厲无咎乃知治獄難矣　楊龜山曰九四合一卦言之則爲間者也以六爻

言之則居大臣之位任除間之責者也　丘建安曰噬嗑惟四五兩爻能盡治獄之道彖以五之柔爲主故利用獄歸之五爻以四之剛爲主故吉獨歸之四主柔而言以仁爲治獄之本主剛而言以威爲治獄之用仁以寓其哀矜威以懲其奸慝剛柔迭用畏愛兼施治獄之道得矣　周用齋曰得金矢者用剛直以爲斷也得黃金者用中以爲斷也非入金矢之說呂涇野云若欲訟先納黃金三十斤世无此富人法无此先王貧者又何辜也　李衷一曰獄者天下之命也法者天下之平也君主之其道先仁臣守之其道先義蓋人臣之勢屈詘

法易執法之爲難故雖難而利用貞人主之勢尊行法
易欽法之爲難故雖貞而利用厲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潘雪松述曰六五君位獄成而告於王王聽之之事也
而謂之噬乾肉象𠫵林黄中曰折肉披筋而爕之似剛
非剛似柔非柔也其疑於剛柔以六居五也黄中色金
剛物五成離之主剛位而柔中能斷獄而得其情者也
故云得黄金然實柔體戒其貞固而懷危厲乃得无咎
貞者正也厲者離火之嚴所以爲德威也離初故未光
離中故不明此離之中故得當也彖言不當而爻言當

猶漢獄失當得當之云位與事之分也在一卦柔居五位本不當在一爻則居中用剛而能貞故利用獄則得當矣九四金剛而近五之中直故曰得金矢六五黄中而近四之用剛故曰得黄金君臣以剛柔相濟亦皆用獄之道　蘇紫溪曰九四陽剛直剛則不靡直則不撓是得治獄之道者然且艱焉貞焉大司寇哀矜之心固當如此五居中而任九四之剛即鼎所謂黄耳金鉉也中則不偏剛則不弛是得治獄之道者然且貞焉厲焉大君欽恤之心固如此　吴一源曰威明中正利用獄矣苟非凜危懼艱難之心以臨之有不恃威明以逞而

至於過中失正鮮矣故曰貞厲无咎又曰利艱貞乃知惟艱无艱惟厲无厲而用獄非聖人之得已也威明而已末也　張雨若曰貞即四之貞厲字視艱更重五君也取決必大獄厥係尤重耳　李西溪曰曰貞厲止如穆王訓夏贖刑既輕矣猶曰朕言多懼是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潘雪松述曰中爻言噬嗑之事至上九罪人得而重刑施矣梁寅曰初罪下而无位上高而无位故皆爲受刑者過陽之極不能畏伏此惡極罪大怙終不悛之人也鄭玄曰互坎爲耳離爲槁木木在耳上也何校滅耳皆

自上取象孔疏罪已及首性命將盡非復可誡校既滅耳將欲刑殺非可懲改凶莫甚焉王註聰不明也故不慮惡積至於不可解也耳本聰且爲離體而滅其耳正以罪其聰之不明也離上亦有不明之象　洪覺山曰噬嗑之終宜有合矣而上九何復以何校滅耳言也噬須剛合貴柔也上以不中之剛自離於外其爲怙終可知泉翁曰耳之聽也其心接乎物其爲出入之門而善惡之機也人之罪惡雖至於弑父與君皆不聽者之以漸而積之滅耳所以罪不聽也蘇紫溪曰人之耳爲心聰發竅此而不明方寸之地塊然止塞更无開悟之日

矣張雨若曰初於趾上別生一義此於耳上別生一義

蘇氏曰居噬嗑之時六爻未有不以噬爲事者也自二與五反覆相噬猶能戒以相存也惟初與上內噬三陰而莫我噬之貪得而不戒故始於小過終於大咎聖人於此兩者寄小人之始終於彼四者明相噬之得喪

吳因之曰薄刑加于小惡極刑施于大惡要之當噬嗑之時刑罰自不可少故二三四五俱屬用刑用刑大都俱是吉而无咎但其德有厚薄故治不无難易耳統觀六爻只是中明利用獄之意

賁☲☶離下艮上

潘雪松紀聞曰卦變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見此爲自彼卦而來耳非眞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註說賁卦自泰卦而來乾坤合而爲泰豈有泰復變爲賁之理只是換了一爻是卦成了自然有此象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謂剛居上柔在下損於上益於下指據成卦而言非謂乾卦中升降也訟无妄云剛來豈自上體而來凡以柔居五者皆曰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飾也說卦坤稱文則知文從陰生而陽剛為質矣質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傳曰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采徒以文而不以實則亦小小可行而已　按天下本為大文為小本立矣柔從文焉能无亨乎亨於有本之文也文易渝亦不能久行故小利有攸往亨小利二句全是重本質本義離明艮止二意只宜承上帶說與前文明而各得其分意不同勿與剛文柔平層言玩象辭不釋可見潘雪松曰卦離明在內陰麗於陽有燦然莫掩之文焉艮止於外陰為陽止有不盡飾之意故曰賁亨小利有攸往再詳之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仲虎曰柔來而文剛是以剛爲主也剛往文柔必曰分剛上文柔者亦以剛爲主也蓋一陰下而爲離則陰爲陽之助而明於內一陽上而爲艮則陽爲陰之主而止於外是知皆以剛爲主而彖傳以陰爲小者此也

唐凝庵曰賁乃噬嗑之倒體離入而在內曰柔來文剛者文艮也則先有質而柔來文之者也噬嗑原以震在下賁則以艮在上故曰分剛上何以謂之文柔也論文

質彬彬之道文以文其質謂之文質以質其文亦謂之文離明之文太過究且滅質安得爲文惟艮以質文之故柔不至過而適以成文矣故曰分剛上而文柔

吳因之曰柔來文剛是當質勝之餘而以文濟之剛上文柔是當文勝之後而以質救之文以濟質質不爲陋因文也質以救文復還大雅雅道之中眞文見焉亦文也故彖傳並用文字人情自質而趨於文也易自文而反於質也難人之喜文如水就下聖人一說到賁飾便慮到末流之弊便預爲之隄防故亨之下即繼之曰小利有攸往

吳臨川曰交錯者初與二三與四五與上

皆以一剛一柔相間、在天日月之行、星辰之布、亦剛柔交錯、故曰天文、朱氏曰在人則父剛子柔、君剛臣柔、夫剛妻柔、朋友者剛柔之合、長幼者剛柔之序、五者交錯燦然有文、天理也、非人爲也、上下內外尊卑貴賤、其文明而不亂、各當其分而止、故曰人文、觀乎天文、可以察時變、而聖人之脩政和民、以天文也、觀乎人文、可以化成天下、而聖人之神道設敎、以人文也、乃聖人用賁之神道也、化謂舊者變新、成謂久而成俗、　問文王周公之言賁也小、而孔子大言之、極天人之神化、將无異乎、吳一源曰彖言小利有攸往、非小之也、賁之始也、文自

內而發外故亨賁之終也文極於外往而不反則滅質故言小利以止之也在時變則冬至而後天文在內而日章夏至而後文極于外而日斂在化成則民俗朴陋賁之以文明民尚文明賁之以艮止事事物物各止其所乃所以爲文明而文之弊也失其止則亦失其所以爲文矣六爻之象皆當既賁之餘而止之非止其文也救其文之弊而使之各止其所以復其本然之眞文也周公制禮其文郁郁而文勝之憂已惓惓之于賁其察時變審矣　按天文人文正是卦名爲賁之義且以起下文極言之端觀者即卦中之天文人文而觀之也

唐凝菴曰天文者文質適中之準時有過文過質之變故觀乎天文可以察之施其補救之術觀乎人文之貴止則惟止之而使文不得以滅質乃可以化成天下矣吳因之曰察時變化成天下雖是極言賁道要在言外看得維持世道意言察時變大矣化成天下又大矣而不外于天人之文如此可見文而得其所謂文者上可經緯宇宙下可維持民俗柰何司世教者舍其本實而徒事浮靡爲也故曰與其過于文寧過于質斯挽回世道之大權乎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朱子曰明庶政就離上說无敢折獄就艮上說離明在內艮止在外則是事之小者可以用明折獄是大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內不能及遠故止而敢折也又曰如今州縣治獄禁勘審覆自有許多節次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

程敬承曰治獄之多寃敢心誤之也毋敢之心止心也不敢過用其明也夫獄之不易折卽山上有火之旅猶須先慎況火在山下耶晦翁曰慎刑如山則毋敢折獄分明有慎意匪徒明止于內之爲无敢也蔡虛齋曰觀賁彖辭益知小利有攸往之理鄧伯羔曰賁道之大至

於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而獨於折獄

乎重之何哉葢賁者文飾之謂也脩明庶政可用粉飾

之具若獄則專用情實耳苟恃其明而加文飾非情矣

故古之言刻覈者曰深文言鍜鍊者曰文致法曰文網

弄法曰舞文凡獄之敝未有不起於文者史稱蕭何爲

吏曰文无害曾子之告陽膚曰得其情君子察於情與

文之閒其於治獄思過半矣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潘雪松述曰初九陽剛在離體之始剛正則不屈於慾

離體則本有其明以此自賁於下是謂賁其趾之象在

下故稱趾舍車而徒所以爲趾之賁也　胡雲峰曰舍車之榮而徒行是不以徒爲辱而自以義爲榮也是故君子行義必於在下之時發足之初觀之　敬仲曰軒車人之所以爲貴者初九在下義不乘車窮不失義也以義爲榮不以車爲榮義在於徒其榮在徒義在於趾其貴在趾人達此者寡矣故聖人於是發之林次崖曰微夫子此語初幾於以隱爲高者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潘雪松述曰象旨六二一陰施於二陽之間以文剛者也然成離之主而性炎上故爲賁其須之象須待也指

九二而言象以文剛爻實之曰此與上俱興者也王註得其位而无應三亦无應俱无應而比焉近而相得須如詩所謂卬須我友柔必須剛以興起文明之盛故有斯義離火得附則光燦然而成賁不麗陽剛安得賁乎故曰與上興也朱漢上曰三在上有頤體二在頤下須之象二三剛柔相賁賁其須也　吳因之曰即陰陽相與使見其賁九三之賁亦然陰與陽間雜而處便增飾成文陰之從陽陽之受陰皆理所宜亦見順理成章處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潘雪松述曰九三陽剛處文明之極而二四陰比之陰陽

相錯賁然而文濡然而沃蓋賁飾之盛自生光彩光彩之盛則生潤澤故曰賁如濡如也賁懼其盛也濡懼其溺也三本剛正惟永貞而不變則吉三與二非應而相親故有永貞之戒　心解云按三居二陰之中有坎象故有濡義亦有陷義雲峰曰能永其貞則二陰於我爲潤澤之濡我于彼不爲陷溺之濡也　羅彝正曰陵生於狎三能永貞二雖比已而終莫之陵下陵上卑陵尊相賁者而至於相瀆則剛之自失也故永貞者陽之守也　象旨九三有離文自飾故曰賁如有坎水自潤故曰濡如據而兩獲之象章氏曰三四剛柔相雜且離艮

相連故曰賁如此又以兩卦相賁取象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

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傳曰四與初爲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爲三所隔

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

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

胡雲峰曰此與屯六二相似屯剛柔始交賁剛柔相推

皆有婚媾象然屯之二乘馬班如應五之心何其緩賁

之四白馬翰如應初之心何其急時不同也屯二應五

下求上也不可以急賁四應初上求下也不可以緩

孫質庵曰四之不遇於初者妄求之過四之必求於初者无已之情三雖匪寇婚媾情則是而理則非終不能易其守也初曰賁趾四曰皤如初曰舍車四曰白馬同一白賁之風而已　潘雪松述曰六四艮體其賁將止而文將反於質矣故曰皤如曰白馬白與艮陽白賁同象　蔡虛齋曰當位疑謂與正應相遠而比於三是其所居之位疑若有可求者其所存之志或曰當位疑難之也終无尤壯之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潘雪松述曰五居中履尊下无應與六四近不相得而

上比文柔之剛得止之義以成賁之道故有賁於丘園之象丘園質素而非華美之處五為賁主不賁於市朝而賁於丘園束帛戔戔獨任其質獨守其約其賁飾之時而儉嗇若此於人情誠謂之吝然任質則於事可久守約則漸反於質終成吉也鄧伯羔曰人情必有所厭薄則有所喜快於文勝之時而為丘園之賁豈不甚可喜乎　張雨若曰時方逐末世道有多少好處五能反本故喜非五自喜也為世道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潘雪松述曰上九賁之極所謂分剛上而文柔者此也

以剛居之其本色也本色无色故爲白賁之象文極而反質素賁於是乎止矣夫何咎孔疏白賁故无咎守志任眞得其本性者也　唐凝菴曰賁如皤如賁白猶二也白賁則白即賁矣所謂文明以止者此也

程敬承曰下三爻爻詞皆主文上三爻爻詞皆主質故皆以白言之皤如白也帛亦白也至上則見體之終篤實之極其賁也即白是賁反而得其人心之本然矣故曰得志　胡雲峰曰履禮也初素履往无咎賁文也終白賁无咎其反賁之文而爲履之素歟　吳因之曰人雖正當馳驟紛華之日其心中定有一點厭薄處此是

眞心此之謂志白賁无咎便不汨沒了這念頭能反而得其太素太朴之眞心故曰得志　丘建安曰賁之一卦以卦變言則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而爲賁以二體言則下離上艮文明以止而爲賁以六爻言則三陽三陰相比相應而爲賁然陰陽二物有應者以應而相賁无應者以比而相賁四與初應求賁於初故初賁趾而四皤如也二比三而賁乎三故二賁須而三濡如也五比上而賁乎上故五賁丘園而上白賁也初與四應而相賁者也二與三五與上比而相賁者也此賁六爻之大旨也蔡清曰初二三四所謂賁者皆賁之常五上所謂

賁者則賁之變也

程敬承曰賁極而反於白賁則變而適得其常者　孔子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

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

周易宗義卷三終